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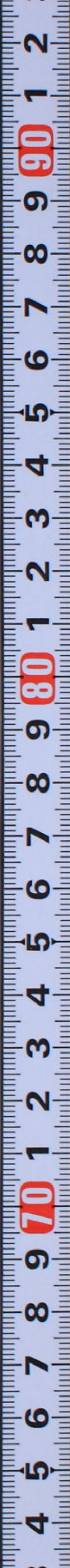


詩經恆解

共六本

2

0712
1476
2



門仁12
1476
卷2



曠字國語
作曠音柔

致其纏縣忠
敬之情全在
今字上見其
無窮之想

詩經恆解卷之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鄭一之七

周宣王封其弟於畿內咸林之地國號鄭是為桓公幽王之難公死之其子掘突定難佐王亦為司徒又得號檜及郟蔽補丹依疇歷華之地徙於新鄭今屬河南新鄭縣畿內之國政教稟於天子本不當有詩武公遷國又并十邑之地盟會列於諸侯故列為風焉

緇衣之宜

音俄兮敝

予又改為

音譌兮適

子之館兮還

句予授

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賢人之服宜稱改更適之館舍還旋同粲餐也蓋人君引賢於朝而慮其不安慰

勞之如此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祭兮

賦也宜與體相宜好則美也所改爲者又敝緇衣之蓆

古音兮

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賦也

大也

改造者敝而又改作之也

終言

適館授祭始終如一也

矣

緇衣三章章六句顧氏炎武曰敝還皆當一字句是也

附解序說美武公毛氏曰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朱子從

之以館爲天子之宮如今諸廬然考二公世職相仍忠勤

當有之矣而武公侵并畿內十邑於王朝不爲無罪幽平

失政二公未必果能盡司徒之職宣教而佐化則不得爲

美二公詩矣當是宣王時友初封中興盛時友能求賢自
輔作此夫子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誠以其得待賢之禮
節取之也然鄭爲王畿之國東遷後不能匡輔首開吞并
實爲罪魁故與齊次黍離之後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賦而比也將請也仲子叔段二十

喻土地人民叔段不弟而萌禍心從母亂命實將仲子兮無

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音荒仲可懷也諸兄

之言亦可畏也賦而比也牆垣牆以衛宅牆下有桑諸兄將

仲可懷也而
畏父兄人言
不從於亂乃
誠愛仲者也
後世黨惡助
逆之流無此
道識既陷其
主於不義亦
不免禍惜未
三復此詩

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而比也園圃也檀木名段欲謀亂國入實不與也故以己畏人言

感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叔段恃愛謀亂莊公又繼而陷之愛段者為此詩以諫也蓋姜氏不

明大義偏愛啟亂莊公又明知而故縱其惡詩人閔段之無知也為此諫之夫子錄之以見莊公不如也

附解序說毛鄭諸家謂莊公不聽祭仲之諫小不忍以致大

亂故陳其拒諫之言以刺之朱子不從以莊公拒祭仲之

意非真不從也故用鄭莆田說謂為淫奔之詩然左傳載

衛侯見囚於晉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請衛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乃許歸衛

侯使其為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

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宏遠子展何取以賦而復見許於叔

向耶况以仲子為祭仲已是牽強玩其詞意溫柔忠愛作

莊公拒諫之詞實不相稱詩人諱叔為仲蓋以莊公故也

段謀亂之時此人特效忠告言名分不可踰土地人民不

可妄干善承父母之愛以順宗族國人之詞意周詳纏

綿無已所謂愛人以德賢者之詞也夫子弟之道以孝弟

為主即父兄鍾愛亦必彌加小心敬慎如或虐之亦宜至

誠盡敬蓋莊公釀成弟惡固不足為兄而段恃愛驕恣亦不為弟故夫子與下二章竝錄之交刺其失不及姜氏者愛憐少子婦人之常莊公不能善承母意善全孝友是其大罪若姜氏偏愛固小失也而可責乎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叔叔段田取禽

也巷里途也洵信美好仁愛也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

不如叔也洵美且好音丑○賦也冬獵叔適野巷無服馬豈

無服馬音姥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適之也郊外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叔段小有材藝小人譽之夫子錄此以明無知之徒私相阿譽往往

陳氏以厚施代齊王莽以虛名篡漢從之者皆如此詩之譽叔也

陷人於惡而莊公不能先事教化以全孝友失可知矣

附解莊公以其母偏愛欲縱段不義而傾之其居心險惡可

惡已極段恃愛不知謹飭亦由莊公不設賢師保以教之

而使與小人狎處觀其美段者田狩飲酒之事段習焉不

知其非反以為能遂乃妄為賈禍子錄此詩刺莊公之不

孝友段之不自愛亦以明小人黨附相與稱譽皆猥薄不

足道之事而禍亂由乎此所以深戒將來也

叔于田乘乘馬音姥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古音色火烈

具舉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賦也一車四馬曰乘衡外

美叔之才以刺其兄與碩人章用意同

兩馬曰駟如組柔也如舞諧和中節藪澤火焚烈熾也禮禘去禘衣而袒其臂暴徒搏狃習也盛稱其射御之善而戒其無習此以為樂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

古音

火烈具揚叔善射

賦也

乘黃四馬皆黃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上襄猶上駟馬行駟少次服後如鴈行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詞騁馬曰磬使曲折也止馬曰控使不逸也後手撈而縱前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音

否叔馬慢忌叔發罕

忌抑釋擗忌抑鬯弓

古音

忌

賦也鴉鳥馳齊首兩服竝首在前如手兩驂在旁稍次如手阜

盛慢遲罕稀釋解也擗矢箭鬯弓袋言其田事將畢而整暇如此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盛言叔段材藝如此而公不能善全其才又陷之於惡以為刺

也

附解天下無全才也善用才者因其才而用之使之各遂其才而不至為惡况骨肉之間乎叔段武勇射藝可以絕人暴虎獻公非生而欲叛者莊公不能善教之以成其材又不能善用之以全其才而使陷於惡詩人流連咏歎惜叔實刺公也子錄之以教天下後世之為君師父兄者蓋為人上而不正身善化其罪與在下者同孟子所以言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也

清人在彭

音

駟介旁旁二矛重英

音

河上乎翺翔

賦也清邑名杜預云

輕用其民而不恤已非道

矣况棄之乎
後世末季餉
匪師勞散亡
不願者猶有
焉亦負聖人
存此詩之意
矣

前二章實寫
其德末章乃

中牟縣西清陽亭是清水池出清陽亭西南又屈而北流至
清口澤彭河上地鄭之郊也駟介四馬被甲旁旁馳驅貌二
矛並建車上其英疊見翺翔游戲無事之貌清人在消駟介
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消亦河上地庶庶武貌矛

見惟喬清人在軸轉音駟介陶陶音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音
而已音清人在軸轉音駟介陶陶音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音

○賦也軸亦河上地言其遷徙無常師靡紀律也陶陶自得
貌左御在將軍之左旋還車右勇士在將軍右抽拔刃中軍
高克好容好言軍久無鬪志馬不施介而車不建矛左右軍
皆強自為樂不能久耐而中軍方飾容好不知其將潰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
河上久而不召師潰高克奔陳鄭人

作此以刺之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因其不師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音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興也羔裘大夫
服如濡潤澤洵

嗾歎流連之

信順理曰直侯美也其語助詞舍處渝變也以羔裘之如濡
興其有文德而言以命為安久而不變蓋命即天理與理為
一則不興也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興也飾袖
也武強毅

有力則見於行也司直一國之直能主持之以羔興也羔裘晏兮

三英祭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興也晏鮮明英裘縫以素組
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壓一

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祭彥美士以羔興也三英之祭興其才德宣昭誠一邦之美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鄭人美其大夫之詞而再稱其直蓋
直者天理也正己正人悉本天理而

無私曲乃能安命而為一國之彥

附解序謂刺朝毛氏曰言古君子以刺朝朱子曰恐未必然
且當時鄭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者但今

去者見幾留
者念舊皆為
賢也

不可考耳又或以為子皮卒子產思之而作然玩詩意是
現在美詞非事後追思不如仍闕疑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逮故也

賦也遵循摻

人自謂實指君也逮速意故舊也詩人攬

袂留賢而言無我惡兮故舊不可遽絕也遵大路兮摻執子

之手兮無我醜兮不逮好

音也賦也醜與醜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莊公失道君子去之詩人留之欲其念先君之舊也

附解序說思君子也朱子初解亦從之後因宋玉賦遵大路

兮攬子祛之句定為淫詩宋元明諸儒多從序說曹氏粹

中曰申公白生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

意蓋君子雖見幾而作然有受先朝厚恩不忍遽去者亦

忠愛之道宜然不可一概而論也讀此詩見緇衣之畱遺

逮字說文音訓不定當是去之速意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

雁賦也昧旦欲旦未旦之時明星啟明星先日而出者弋繳

雁鳧水鳥如鴨女與士咸警於將旦而女又語士使起弋鳧

雁也翔翔起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賦也加中也宜烹調所宜朱子曰射者男子

則家裕故可期偕老而又言琴瑟在御莫不知子之來之雜

琴瑟靜好乃
夫婦所以和
而家道所以
正也借婦人
口中點出而
首尾但敘其
相悅樂之情
宛然一幅夫
妻行樂圖也

之賦也知子謂與子相知者雜佩鱗燧箴管之屬來初來順
久而相和順者好則尤所愛敬者贈之以謝其來而已問
則眷念之報則彼來而此答其情又深焉蓋婦
人相夫以親賢友善不惜其服玩可謂賢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賢婦人成夫之德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首章述其相警戒二

三章述其妻之言也

附解夫子繫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未
有妻不賢而家可正者也此詩敘其勤職業和家庭親賢
善凡所以相夫之美無不備焉雖二南之風不過也鄭詩
有此而鄭聲之淫何哉蓋自莊公以後風教日偷上好淫
靡而有司又雜以淫哇故流失然耳

公冶長南容
一寒賤一富

貴聖人皆取
之惟其賢耳
鄭忽偏於遠
勢利而失賢
配詩人所為
婉惜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音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

且都賦也同車親迎也舜木槿其華朝生暮落孟姜齊女蓋

也顏如舜華美而不久因思翔翔佩玉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之孟姜信美而且都再辭婚為失計也賦也婦既升車

央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壻御三周御者

代之故不同車而同行也將將玉聲德音本德以為令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聞蓋當時齊女有賢聲也不忘惜之深故思之久也魯桓公六年齊侯以女妻鄭

附解序說鄭人刺忽不昏於齊朱子非之曰忽之辭昏未為

不正即勢孤援寡不能自立亦未有可刺之道其說是矣

第謂疑亦淫奔之詩則非前人云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

禮曰佩玉則有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愚謂序說近是而詞不能達又誤以爲刺忽耳按左傳齊侯初欲以文姜妻忽忽辭至桓公六年忽敗戎師齊侯又欲以女妻之忽又辭祭仲諫之不聽詩當作於此時故或以爲祭仲諫忽而作然詞意不似諫詩當是國人惜之之詞或謂齊侯二女文姜亘姜俱不賢何有德音然考左傳齊侯初請妻者文姜也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文姜已歸魯至衛宣公以魯隱公四年立距桓公六年已十四年則再請妻忽者非宣姜矣詩曰孟姜孔疏謂不必實長如桑

中言孟姜孟庸孟弋不必三姓皆長其說良是文姜宣姜已嫁則此女庶出而長者何疑鄭忽魯隱公八年如陳逆婦媯至桓六年齊侯又請妻之則陳女不育蓋果如陳鍼子之言考鄭忽平生無他失德特柔懦不能自立詩人欲其以齊爲援又此女有德音非文姜比而忽不從故深惜之同車之女殆卽忽之所娶如陳媯者言其無久遠之德如舜華朝榮暮落不若齊女之賢其義甚明也惟賢而又有大國之助故辭昏爲失人知三代之亡皆由女色而不知三代之興皆由內助詩人美其美都德音無一言及於

老杜獨鶴歸
何晚昏鴉已
滿林同此慨
咏

齊之强大則孟姜必有實可取者而夫子錄之以明得賢
內助人倫之要與關雎之意相發明不似後儒因噎而廢
食之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音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比也扶蘇木名

都美男子喻賢人之都雅狂放蕩也且語詞言山則有扶蘇
隰則有荷華而人乃不見子都而見狂且比朝廷無賢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比也橋喬通上竦
無枝曰喬游長而

曲也龍紅草高丈餘一名鴻蘄一名薜子
充蓋誠實之人故與狡童對狡奸詐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小人在位詩
人刺之而作

附解序謂刺忽非也毛氏所謂所美非美則得詩意朱子初

解亦從之而呂祖謙取其說著之讀詩記朱子亦曾與之

後乃改為淫女戲其所私祖謙已不及見矣然儒者多從

序說第毛傳以狡童為斥昭公大非鄭康成以為喻昭公

所用非人孔穎達曰箋義為長然必切昭公言初未有以

見其實也不如作泛刺小人之詩為得或又謂靈公棄世

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以狂為姓狡名已失之

鑿又確指靈公亦不知其所本也

薜兮薜兮風其吹古音倡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平聲女比也落

女指薜而言叔伯兄弟之輩女叔伯也以薜之
將落喻鄭之將危而勸其侶和言歡毋爭競也薜兮薜兮風

詩經互解卷二

急難相求已
為晚矣况不
然乎首二句
大聲疾呼情

詞悽切

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比也漂飄同要成也久而不變也

附解序以爲刺忽申之者曰君弱臣強不倡而和然忽之亡

莊公卒公子爭立齊楚交伐忠臣憂之而作

也由公子突狡黠援宋爭立非忽不睦其弟且以女目君

於義未安朱子謂爲淫女之詞覈之詞義尤未見其然或以爲莊公卒公子爭立忠臣憂之於事既信而有徵於文

亦順而不逆當從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狡童指小人也

厲公謀搆難者子謂鄭忽禮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詩人見附突之小人行蹤詭秘憂其必將爲忽之禍而忽不聽其言

小人陰險詭秘明者察之當局每味以詩人所以

不能餐與息也

故歎之如此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不與言不洩其謀不與食則祕益至矣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鄭忽初立小人有陰爲突用者而忽不知詩人憂之作此

附解序說刺忽也申之者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狡

童卽指忽程子曰春秋書鄭忽蓋不以爲君也故詩人目

爲狡童朱子謂忽不幸失國况在君臣之分而以狡童目

之此言足以正傳失而扶綱常矣但以爲淫女見絕反言

以戲之曰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明與詩言反背

則不可從或謂狡童指祭仲嚴祭曰昭公卽位仲已老不

朋友有信不
思則不信矣
斥之以狂而
又歎惜之忠
厚矣

應目為狡童愚謂非特此也祭仲與宋人盟將逐昭公詩
人果知之既為此詩以歎息之則必告昭公矣當是朝臣
陰附突者詩人私憂其為禍會諫昭公而不見從故作此

詩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顧氏

日末句無韻蓋以二章合而為韻○賦而比也子謂無信者
溱水名出新鄭縣西北三十里褰裳涉言易就也狂童無信
而無知如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音始狂童

之狂也且賦而比也洧亦鄭水出陽城山東南五十里士人之佳者重言狂童深歎之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有無信而棄其友者友為男女之詞以刺之

附解序說思見正也毛氏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

孔氏曰狂童謂突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
大國之正己夫以突為狂童亦近是矣但突奸狡非但為
狂童之狂且詩亦無明文故朱子改為女謔其所私之詞
然考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
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以狂為戒和好必不終也朱
子謂其斷章取義序不察之然果淫詩太叔未必取義而
宣子亦不善之也

折衷謂為刺無信甚允敬從之又按詩意本未顯斥而特託為男女之詞以風也或謂子良如晉寓詩靈公擬其君為狂童則大非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

古音胡貢反

兮悔予不送兮

比也丰豐美巷門外鄭人悔不

從晉為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

悔已不送比晉人有招徠之心而已不從也

子之昌兮俟我

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比也昌盛壯貌堂庭內邇於巷矣將亦送也此晉人親已而已不服衣錦

娶衣裳錦娶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戶郎反○此也衣裳錦娶嫁服也叔伯男子之

字喻晉同姓之親言嫁服已畢一來

則從行比賦幣已具晉來則迎服也

兮伯兮駕予與歸

比也與行從之與歸則永不叛矣

歸則永不叛矣

按左傳鄭嘗欲從晉必使楚弗敢爭而後固與晉則此詩乃鄭之民人所作故喜其終從晉而悔其初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晉悼中興能庇諸侯鄭始從楚既而悔之

後終從晉鄭賴以安者數十年詩人喜其事而託男女之詞以賦

附解序說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然士已親迎女忽不從既又欲從殊為魯亂聖人何取

焉朱子以為淫女始不從男既又悔之然其詞委婉有情

不似淫詩

折衷定為鄭思從晉之詩謂聖人錄之美反正也當時晉主夏

盟卻楚以安中國故從晉則為睦親從楚則為黨叛春秋

美蕭魚此詩美思晉晉乃王室懿親東遷以後晉鄭焉依

秦楚所以不能虐中國者晉之力也晉國三分而後秦乃
強橫周因益衰夫子取管仲意亦同此故

折衷之解當敬從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興而賦也除地為
町曰墀圃畦也茹

蘆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賢者隱
居雖近城郭而能脫離塵俗故曰室邇人遠也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古音子悉反○興而賦也栗表
道樹也踐行列整齊之貌言其

家室整齊嚴肅也即
就不我即不輕就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賢者近處城邑之閒而能
潔身高蹈故詩人美之

附解序刺亂也毛氏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然玩其詞

即茹蘆與栗
含章不二以
見其德之幽
貞其遠也其
不我即也其
不我即也無
可即之道也
詩人蓋歎惜
之也

意殊無狎褻

折衷曰思隱士也有道之士混迹於稼圃樵漁之中而超心於

功名爵祿之外以邇為遠乃真遠也觀其家室之有踐非

果於忘世者世不能用其人乃遠矣漢酒泉太守馬岌求

見宋纖而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愚按如此說則見其居近城市

而超然物外不苟榮利而克修內行乃真有德之士非絕

人逃世者類也意義超出前人遠矣

風雨淒淒雞鳴喈音基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比也淒淒寒涼
也喈喈和暢也

天下之亂當
局者愁急無

策而不知賢
人君子有已
亂之才救時
之志特上不
之知耳詩人
再三言既見
君子之志其
望於用賢者
至殷焉

言終心解卷二

夷平也風雨涼而雞聲猶和暢也此君子亂世不
改其度如此則可轉亂為治故見之而心平也 風雨瀟瀟

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音聊○比也瀟瀟風雨聲雜

風雨相雜而雞聲相應比眾君子不改其應求之常如 風雨

此則可得多人以共治故得見君子則憂國之疾可愈 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比也如晦風雨陰霾矣

而鳴如晦則且疑為不且而止其鳴也而鳴不已比世亂益
甚而君子不已其救世之心故見之則大亂亦治如之何不
也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說世亂而思君子不改其度也

附解序謂思君子毛氏所謂亂世鄭箋及嚴粲詩緝以為鄭

公子之亂蓋在突與忽更出更入之時未免於鑿矣朱子

以為淫詩謂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辨之者曰淫詩
未有稱其人為君子者愚按左傳鄭大夫賦此詩以言志
必非淫詩

折衷曰天心未有不厭亂民心未有不思治愚謂有治世之才

者或隨俗而易其守臨難而變其節則以治亂而亂無時

已故思君子之不改其度誠曲盡詩意敬從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

純以青衿領也學者之所服子謂學者嗣音繼續 青青子佩

聲聞程子曰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是也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音釐○賦也佩綬也毛

一暴十寒為
學之大忌也
服儒服而不
修儒行師長
憂之少年挑
達如故冀其

詩經互解卷二

五

來而自言思
望之切誠慈
惠之師也

綬言我縱不往子甯不來求教挑兮達兮他悅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兮賦也挑輕猿達放曠城闕城上之闕登眺之所士離師而失學習為遊蕩故其師憂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學校不修士玩師失學賢者憂之而作○夫學校所以育才而育才九貴

明師今師賢而弟傲玩則上之持風教者過矣

附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日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則鄭之學校其來舊矣序謂刺學

校不修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從之而朱子謂為淫奔

之作然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序說蓋詩義甚

明古說不可廢也

兄弟天性也
而以人言離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間相疏豈知
其不信乎喻

女比而賦也激揚之水不能流東楚喻勢微弱廷與誑同言勢已弱而兄弟甚少又信人言以致相疏不可也揚

以勢導以情
明其害沈痛

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之言不堪卒
讀

音申○比而賦也二人痛詞也二人若不相親外更無人矣不信言其狡詐始以廷女為功終必以叛女為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時有信讒而疏兄弟者其兄弟賦此

附解序謂閔無臣諸儒從之謂刺鄭忽詩作於高渠彌未弑

之前朱子初解亦如序說後改為淫女謂其所私而於兄

弟字難解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然

禮文不如此解且與終鮮文義究有未協愚謂淫詩固非

而必泥鄭忽亦鑿也夫鄭忽之不友其弟或有之而突等亦不弟謂旁觀刺之似已而不若作以兄弟相規之詞為痛切也識者詳之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古音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古音縞衣綦

巾聊樂我員音云○賦也如雲美且多縞白色綦蒼艾色以綦為巾女服之陋者員本亦作云語詞或曰助

也言自樂其內助之人也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

茹蘆聊可與娛賦也闔曲城闔城臺也茶茅華如茶美而秀也茹蘆可以染絳裳色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賢者閔淫俗而作此以曉之

附解序曰閔亂毛萇以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

夫婦人倫之始重色不重德斯淫佚而無以正家矣詩人以聊樂我員曉之微詞諷喻意味深長

室家故詩人閔之儒者竝沿其說然細玩經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或言說貞士不染淫俗近之朱子亦如是解但如雲如荼不過設言而必云淫風大行淫女如此其眾

御案言其以詞害志諒矣夫男女為正內正外之本古來賢聖

皆以德選而世俗好色苟圖一時之歡不思人倫之重小

害身家大禍君國此詩安可少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古音上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上聲清而睂揚婉和也邂逅不期而遇適遂也草得

詩經五經卷二

首二句言民沾膏澤三四句乃承出賢人來美其儀

表並寫其愛
慕之懷以喻
意出之故深
厚而有味也

零露而蔓比民生以膏澤而蕃滋清揚比賢人之光明婉野
比賢人之和順邂逅相遇而適願喜賢人膏澤下於民也野
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此也瀼瀼露多貌婉如清揚言其和氣從容朗
朗照人如清揚之美臧善也偕臧共適於善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喜見賢者而作

附解序曰思遇時也蓋言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庶幾邂逅
遇之其詩兩見於左傳一見於韓詩外傳至毛萇衍之曰
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其謂
澤不下流者因零露之文取反興以為解猶屬寓言也逮
朱子則言男女相遇田野草露之間是實其事矣然鄭享

第直敘其乘
春遊戲忘執
業耽逸樂男
女無別觀然
無恥而譏刺
已深矣

趙孟子太叔賦此趙文子曰吾子之惠也蓋取其有志於
零露鄭七子餞韓起子齏賦此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
矣取其有志於偕臧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郊傾蓋而語贈
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吾於是而不贈則終身不之見也取其留意於
邂逅會三說以為解則朱傳斷不可從明甚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
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渙渙冰解而水盛也蘭蘭也且語詞洵信訏大也勺藥
亦香草言二水方盛之時男女共採蘭以祓除且相約觀於

有水之外謂其地寬大且樂於是相與戲謔
以勺藥為贈蓋相習成風而不知其非也
漆與洧瀏其清

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

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瀏清貌殷賦也將猶相也

張彩口曰士曰女皆旁觀者之詞直書其事而醜態自見也

漆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俗淫亂乘上已被除之辰士女治遊相樂詩人述其事而刺之

附解此詩及衛桑中篇序謂刺奔刺亂朱子俱改為淫奔者

所自作辨呂祖謙之說然自南宋以迄元明諸儒卒多異

議而辨之者亦多詳明特於本文語氣未暇細繹茲特就

本文自然神理訓之亦八人心中公是之見耳

鄭國二十一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九句
朱子因孔子放鄭聲遂改

竄序說半屬淫詩前人云放鄭聲者主聲不主詩子夏

對魏文侯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然宋

今無詩或曰凡樂非雅者皆謂之鄭聲故漢志云鄭聲

施於朝廷或曰得聲而得詩者三百篇則係之風雅頌

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或曰刺奔刺亂國

史所題應是當時情事所以王應麟方回輩以為前輩

未了公案然聖人編詩原以正樂三百篇詩出自作者

本不盡關大義自夫子刪之而凡義昭彰即不啻夫子

之詩矣凡風詩淫亂之詩皆非其人自作愚於桑中詩

已言之鄭聲淫謂其樂之聲調後世流失所致者非謂

折衷曰鄭詩二十一一篇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出其東門貞而

好德有二南之遺風漆洧則刺亂也餘十七篇皆有為

而作非男女之私何淫之有誠哉足破羣疑矣又按三

百篇聲詩東漢末雅樂郎杜夔已老祇記習鹿鳴騶虞

詩經互釋卷二

鹿鳴又無傳是詩存而聲失已久然苟得詩之解即吟咏其詞反復流連自可以理性情而養中和夫子曰詩可以興觀羣怨女為周南召南何嘗盡以聲樂為訓也第鄭衛之音則當以聲論而不當以詞論夫子所刪之詩凡自敘淫行者皆不錄之乃可垂教也若存其淫詞而又教人思無邪是何異開門揖盜而令其毋發巾笥乎

齊一之八

齊者古少昊爽鳩氏所居之地武王以封太公望地方百里都營北太公先世為四岳封於呂姓姜氏既封齊利工商通魚鹽民多歸之遂為大國其地今山東齊淄濰德棣等處所以名齊者臨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竝出有異於常也編詩所以次於鄭者鄭本畿內而壞王制并十邑儕於列國繻葛之役罪無逾焉齊僖亦首敗王綱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賢妃當將旦之時告於君曰雞

義正而出以和婉之詞寫

景言情俱臻絕妙

已鳴而朝已盈恐君晏起也既知實非雞鳴乃蒼蠅之聲耳朱子曰心存警畏是也東方明古音芒矣朝

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昌盛也謂羣臣畢集君可聽朝輔氏廣曰上章疑於

耳此章疑於自是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音莫會且歸矣無庶子

子憎賦也蟲飛將旦而蟲作甘樂也會朝也又言己所以欲君早起之意徐常吉日不曰君荒於內而言己甘同夢

不曰以君故憎我而曰以己故憎君溫厚和平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齊之賢妃輔君勤政而詩人述其言以美之蓋所以造齊也

附解序思賢妃也毛傳申之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警

戒之道朱子謂哀公無考以史載哀公被紀侯譖為周所

烹不聞其有荒淫之事也愚謂姜氏世有賢女佐周發祥

安知其無賢妃况自太公以下五世之君皆無失德則開國之初尚父貽謀猶在人君勤政而夫人成之亦理所必有聖人敘變風於篇首每錄其詩之美者蓋以明國有由興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獠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賦也還便捷貌獠一作嶼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輕利也獠者互相誇譽如此子之茂古音兮遭

我乎獠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獠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獸名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狹曰狼臧善也子還茂昌已譽人儂好臧人譽已蓋習以為樂

序此章於雞鳴之後誌齊俗之所由變也其在東遷之後乎

不知其非其所從來遠矣

還三章章四句

齊人喜於田獵互相誇譽直敘其言得失見矣

附解序刺荒也毛傳謂指哀公朱子不從是也蓋齊人自詠

田獵之樂如此而夫子錄之以見其習俗武健矜夸非復

太公之舊夫強武有力亦民風所不可少也特當束以禮

樂乃得其正或以為太公鷹揚之遺風然鷹揚不過喻其

老而猶健非謂公為武夫公授武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凶豈強武者流乎齊地濱海其俗剛勁好武

乃其風土使然數傳以後太公之教漸微民乃偏於武健

而其後桓公管仲又以功利夸詐導之乃去道益遠矣何
得以咎太公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音敷乎而賦也俟

惜其可以備禮而不如禮

女自謂著與之同門屏之間充耳以纊懸瑱素素絲懸之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有光華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奠雁御輪三周先歸俟於門外時齊有不如禮而嫁者述之如此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尚之以瓊瑩乎而賦也庭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呂氏曰此昏

石似玉者賦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音央乎而賦也

階上曰堂英猶華也充耳一物而三采故分言素青黃也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舉充耳以概其儀文之盛而禮乃不備深惜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齊有富女知禮

不備禮者其此詩以刺之

附解序刺時也毛傳時不親迎也諸儒皆從之自無可疑者
第或謂非女子自作乃設為嫁者之詞核之文義殊為不
然呂東萊據昏禮申明古說甚當然以為齊俗皆然亦不
必玩詩意乃壻家可以備禮而不如禮故女述其俟著俟
庭又特美其充耳蓋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充耳如斯非不
能如禮者也俟著俟庭俟堂之敬如此亦非全不知禮者
也特以疏惰之故遂缺親迎奠雁御輪一節此女能為此
言可知齊俗不皆廢禮夫子錄之以見禮失之由不必其

衣食不足亦不必其人之無知特怠肆一念即壞法而貽厲矣此垂戒之意也至地理志謂著地名濟南郡有著縣不可從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興而賦也

出而竟日履禮也即就也言東方日興而賦也在我闔兮興而賦也

就教之事不在我闔兮履我發兮興而賦也

一而足其愛在我闔兮履我發兮興而賦也

敬之文亦必周至故賢者樂其誠而詳記其迹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折衷曰美見賢也大夫能禮賢賢人喜之而述其事

附解序刺衰也毛氏謂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日喻君月喻臣下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不然其說牽強朱子非之是也而以爲淫奔者自作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是朱子所本鄒忠盾以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證此詩喻意皆妄說也戴岷隱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然玩詩初托興日月則非狎褻之詞美爲彼姝亦非苟合之輩或訓履爲躡則即發二字不通

欽定詩義折衷曰美見賢也見賢者意誠禮備賢者美之禮而

即禮而發如斯說則詩之流連咏歎乃為有情日月則以興見賢者之德容也敬從之

通章祇自敘其顛倒恩遠

東方未明音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賦也自從也羣臣朝君辨色始

畏罪不遑之情而上之失可知非指斥君上也

入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急遽太早其所以顛倒者由自公而來召也賦也晞將明之氣未晞為時更倒之顛音之自公令力珍之反早而倉皇失措所以然者由自

公令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音不夙則莫比也樊籬也圃菜圃

瞿瞿驚顧之貌言折柳樊圃本非厲禁而狂夫猶瞿瞿然以法不可犯也况朝廷森嚴今已奉公疲勞精神昏憤不能知晨夜之分入朝趨事非失之早即失之暮甚於瞿瞿矣蓋病之之詞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舊說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蓋為政固欲其勤亦

必中乎其節然後臣下不致過勞而亦無廢事

附解此詩舊說甚明無可議者持末章舊以樊圃喻晨昏之界甚明義殊牽強故易之蓋直斥君不知蚤暮則為無禮祇言朝廷法令森嚴已瞿瞿之甚至於不能晨夜則但自歎而上之嚴迫已見矣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

止比而賦也南山齊南山崔崔高危之貌狐邪獸綏綏獨行求匹貌齊子謂文姜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

詞言南山之高而雄狐據之比襄公淫人居高位也因歎魯道有蕩齊子由之歸魯何人不知文姜既歸矣曷為又懷襄

公蓋竝刺葛屨五兩與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

文姜也葛屨五兩協韻冠綏雙古音崧與庸協止魯道有蕩齊子

先刺襄公文姜繼刺齊僖曾桓益深維人倫風化之本而詳盡其詞如此其婉厲處在既曰曷又四字深

詩經卷之二

三

厥而太息於
無窮賢者之
言也

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而賦也兩二履綏冠飾纓之垂者庸用也履兩綏雙喻物各有耦

齊子用此而歸魯以成夫婦既曰庸止襄公曷為又從文姜深惡襄公也

取妻如之何必告音父母音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比而賦也

鞠養也謂養成姦惡麻叢生藝麻者必縱橫其畝使有行列喻父母必防閑兒女使有禮法故取妻者必告父母以父母主之不容瀆也襄公兄妹為此禽獸之行蓋僖公縱之故日既日告止曷又養成其姦以至如此蓋追咎亂本也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興也克能也極至也呂祖謙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正者桓公既以禮納文姜矣曷為又不以禮制之而使極其惡至此也

此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齊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齊人刺之○按春秋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

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齊詩所謂齊子由歸既曰得止者也齊侯送姜氏於謹所謂鞠止者魯以會文姜十八年侯紀侯盟於濼詩所謂懷止從止者公與夫人姜氏公會齊侯於濼詩所謂懷止從止者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所謂極止者也是公薨君諸兒聖人錄此詩以見淫亂不顧未有不遭天誅者其亦甚不得已之心矣

無田甫田與人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比也田耕治

亂苗之草騫騫高張貌忉忉煩亂也言田大而力不給則田之而莠草反盛人遠而思之不至則徒勞心力

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音鐵○比而賦也桀桀

怛怛愁慘更甚於忉忉婉兮變兮總角賦也甫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賦也

少好貌甫兩角貌未幾未多時突忽然高出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其質婉變喻少年質美易於有成也然苟悠忽自誤

寺亞互解二

三

學之不力思
之徒勞諄諄
戒之未及歎
時之易失也
情詞反復有
味矣

則未久而忽戴弁年華易逝
不早循序自修為可惜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此戒學者及時自修之詞

附解序刺襄公毛萇解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鄭孔蘇呂諸家皆從之朱子改為泛指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已而未章不甚分明蓋當時有少年志大躡等求功不知循序漸修者故詩人戒之田甫田而莠盛去私不力也思遠人而徒勞日用功荒也未乃正告之以時不可恃不得其序不踐其實則將老大徒傷也

職閒閒歎羨而深惜之意

盧令令反力珍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仁惠愛意言此牽盧之人才美而

仁蓋惜其所業之非正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賦也兩環相貫曰重環鬢髮美也

盧重鋤

其人美且偲

賦也鋤大鎖一環貫二曰重鋤偲鬚多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齊俗好獵詩人美其才而惜其誤用歎教化衰也

附解序以為刺襄公好田朱子謂與還同意序說非然還乃田者自相誇譽此乃旁觀之詞

折衷曰

鬢偲且仁之人而日攜犬以遊是秀者失教也里巷行道之人皆豔稱其犬是樸者失業也士失教則人才壞農失業則風俗衰愚謂美質難得有之而荒於嬉則可惜矣故詩人為此以諷首句指其業下句言其人言如是之事

而以如是之人為之不獨惜其自棄亦惜上之人無以善教之也

斥魯桓為敝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鰈矜古通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比也敝

言齊子之從 也魴鰈大魚齊子文姜歸歸齊如雲眾也言敝筍不能制 敝

如雲水而肆 大魚比桓公不能制文姜而使擁眾歸齊覩然無忌也 敝

無忌憚漫無 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比也魴似魴厚而頭

約束兩邊俱 與亦謂之魴如雨亦多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

也言其浸淫不可防限 如水比也唯唯行相隨順之貌如水 言其流也惟所流蕩而

水漸而 盛也 敝筍三章章四句 魯桓公會齊侯於濼遂與齊齊人刺之

此章專刺文姜而重言魯道蓋歎魯為禮義之邦而齊子無恥其汙辱為不少

附解序刺文姜也毛氏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曰桓當作莊謂桓公在時文姜未肆自莊公二年以至四年五年七年文姜凡會襄公者五此詩當為刺莊公然桓公十八年與文姜如齊遂薨於齊不得謂文姜之迹未縱桓公不惟不能禁制又與姜氏同往詩人所以深惡之下猗嗟章乃刺莊公序說不可易也

載驅薄薄簞茀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古音苟○賦也薄

茀車蔽也朱漆鞞革也以朱漆革為車飾 四驪濟濟垂轡

發夕夜行也言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 貌也黑馬曰驪濟濟美貌瀾瀾柔

悅微言刺之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賦也汶水

出萊蕪縣原山齊南魯北者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至多而齊子翱翔無恥也汶水滔滔行人

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滔滔流而不息儻儻來而不絕遊敖久留以為樂

載驅四章章四句文姜屢會齊侯齊人刺之

附解序齊人刺襄公朱子以為刺文姜是也蓋文姜自桓公

薨莊公元年夫人孫於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

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北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又會齊侯於穀春秋所書彰彰其

肆行無恥誠非人類詩人故作此詩刺之或謂齊侯納朔

抗王師夫人姜氏犒齊師詩人以此刺之則專指姜氏如齊師而言然玩詩意未有專指蓋以其屢至齊而作也夫士之淫惡其可誅固多而婦女果貞亦曷敢犯此詩所以特刺文姜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

兮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俯仰有度美目揚瞻視高遠巧趨踰疾徐中節射則臧言惟射則臧餘無可

述此其猗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音征兮展我甥兮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可名清目清

的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甥者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

微詞祇猗嗟二字而每句悉用兮字咏歎之所以致其深惜無已之情也

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變儀容麗也婉眉目好選異於眾貫中而貫革

反中其故處禦亂言其技藝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類蓋惜其不能閑母致使淫亂反不能禦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魯莊公忘父之讐縱母淫亂反與齊親會齊大夫狩於禚而齊人刺之

附解此詩諸儒皆以為刺魯莊公無可疑者而或謂指公會

齊大夫狩於禚一事尤覺與詩意相合從之夫父母之尊

一也然母統於父而子又所以承宗廟之重故父死則母

當從子桓公為夫人故薨於齊為莊公者誓不共天宜告

於天王伐齊侯而誅之告於父之靈以禮事母禁母外干

乃為人子而忘親事讎甘心苟合且朝於齊與其大夫共

狩則喪心蔑禮矣齊人惜其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閑母

復讎是以猗嗟而歎之抑齊襄之事人類所不忍言而夫

子存南山以下四詩何也禽獸之行國人共憤而當局罔

聞卒至於身弑國危故用以垂訓且四詩分刺四人明夫

婦父子之道各有當務使人謹於其微毋至決裂而後悔

也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齊地富饒其民習為射獵輕儇善用

之亦易為治而入春秋未久齊襄首敗人倫至於身弑祚斬太公之教於是大壞後雖桓公創霸而禮教弗興無足繼太公之舊者溯其由來皆襄公為之也故孔子序雞鳴於篇首著其所以興列載驅猗嗟於篇末著其

衣履有制進退有儀不及與過其失均也
也
實欲其改之也

所以衰有國家者可以鑒矣

魏風一之九

魏本姬姓之國其始封不可考晉獻公滅之而以封畢萬其地在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昔舜都蒲坂禹都平陽皆屬魏境內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褌之好人服

音之 賦也糾糾繚戾之狀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要褌衣領好

手不必縫裳而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

魏俗儉而褊詩人作此以爲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曲避之貌辟與避同讓者

也無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魏俗儉而褊詩人作此以風之蓋儉本美德而

無禮以將之則失於褊嗇故詩人勸以廣大而子錄之以著魏所以失先王之舊也

附解或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其媵作此刺之然詩意乃刺

好人非刺女也朱子以爲縫裳之女所作近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下溼之地莫菜名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以爲羹美無度言其

美不可限量公路官名以卿大夫之餘子爲之言下溼之地不無可采之菜興單寒之地不無可用之材彼其之子實勝

於公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央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興也一方水外之地英華也公彼汾一曲言采其蕢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興也一曲水灣之處蕢澤薦也如玉德性

至美之材無人采之以公族公行竊位蔽賢相形言之含諷無盡

言志恒角卷二
堅潤公族官名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至宣公二年五十有四年矣晉始有公族公行則詩所言皆魏官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魏之在位非人而賢人沒於草野詩人作此歎之

附解序刺儉也先儒皆從之我

朝詩義

折衷曰刺遺賢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草野之秀皆

得登庸所謂立賢無方也周衰王命不行政逮大夫卿皆

世及竝官其子弟為公官於是單寒無由上進以魏之叢

爾而備有公路公行公族之官使越在草莽者雖美如英

玉而不得采用故君子譏之其說當矣敬從之夫魏地近

唐堯舜禹之風猶有存焉而末世俗成嗇陋如上章所言

其在位者無賢德乃至於此夫子次以此二篇所以著流

失敗壞之由為戒深矣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驕彼人是哉音資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比而賦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詞園桃

可大任也歎魏臣皆小才無謀國之遠略藉歌謠以自遣不

知者則謂其驕以彼所為為是蓋舉國之人皆安於詭隨矣

是以憂之彌甚而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

詩經五經卷二

三

國未嘗無人
也才技智能
可以分理而
不能撥亂反
正大才困於
下僚目擊心
傷而無人知
之託於歌謠
斥以莫知弗
思情詞悲切

矣

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魏日削而用小才以謀國有遠識者憂之○夫危亡之禍有目折衷曰庸臣誤國大抵如斯信矣

思父母望己無止無棄而已之將止將棄可知矣忠孝亦豈能兩全第徒死而無益於君亦非親之所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李因篤曰子季弟半句讀協韻與擊壤歌帝力力已不得休息上尚也旃之猶尚止獲也登山以望其父所在因想其父思己之言蓋魏必有不當役而役者故孝子思其親而寓其慨息之意可謂賢矣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望於子也其義可為役臣者告矣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爾雅曰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無寐不得眠棄棄母而不歸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古音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無死言父母俱在無輕生以至於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孝子行役思其父母而作○夫忠事又多非義之役則忠臣孝子捐軀無補此詩思父母之念已則所以體其親者已周而忠君不待言矣乃不當

役而役之致使久違色養虛糜疆場觀無已無寐之言則魏之非禮勞民可知然詩人則但序其思親之意而已所以為忠厚也

賢者思去國事可知非羨人之閑泄也悲其志之不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閒所受場圃之地桑者採桑者閒閒暇逸之貌行猶將也還歸 十畝之外 音意兮桑者泄泄

詩經五經卷二

三

能展也

言系必解卷二

今行與子逝兮賦也十畝之外則去家遠矣泄泄舒緩自得逝長往不返蓋不特欲歸田且欲避世矣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賢者不容於朝思歸隱而作

附解序及毛鄭解說牽強朱子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是矣第君子出處以義難進易退非忘君國也必可以行吾之道有益君民而後仕否則萬鍾何加焉此人苟未早知時不可為至此而後思農圃之樂則恐其無事藉祿養以為榮有事先全身而遠害烏得為賢且世固有先熱中而後歸田者矣其始以名位為必可得及所求不遂日暮途窮乃返而息影核其初終

竝無為國為民之實念而論者亦曰急流勇退知幾而作也毋亦與於不忠不孝之大者乎故此乃有志濟時而小人在位不得自展作此詩而遂歸隱也不然第三云思之而已其猶有戀棧之私乎夫子錄之以明魏之不能用賢所以亡也

食君之祿而不知圖報河干君子有忠君報國之忱而無如何自食其力視尸位者何啻鸞鷟之分相形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比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實與置同干厓也水波曰漣漪語詞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冬獵曰狩宵獵曰獵貉子曰貍素空小飯曰餐言伐檀可以為車而乃實之河干喻有用之材置之無用也河水

互發意曲而韻長

言經必解卷二

清漣似君子之涵養純潔因歎有位者不稼穡而多禾不狩獵而多獸胡為然哉蓋君恩也而何以不稱其職若河干之君子誠不素餐兮安

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比也輻車輪中輳穀者伐檀為之清且直喻君子之廉潔正直

十萬曰億極言其多獸三歲曰特食昭也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比也輪車輪亦伐檀以為之淪水旋成文困圓倉鶉屬夕食曰飡

按餐食煨本無大異而此分言之則指一日三餐而云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美賢者自食其力而歎在位之遺賢也

附解序刺貪也毛氏申之曰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

進朱子以為專美賢者食力非刺在位呂祖謙曰此旁觀

之詞若伐檀之君子方陶陶然不改其樂豈較量短長者

哉黃氏壘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

其功鄭康成范處義皆同此說

折衷曰無功而貪者食祿有功而廉者樂飢旁觀者乃激而為

不平之鳴愚按如是解乃令經言字字有着落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比也碩大也陸璣云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兼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

小人惟知剝民以自肥違計國是逝將去女而畜鼠

詩經互解卷二

三

者尚未知也
可以為鑒矣

言和恆角卷二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

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比也麥北方以為大秋德恩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音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

郊樂郊誰之永號比也食黍食麥猶待其熟食苗則未熟而

呼催科之聲蓋不特欲遠其殘且求免聞其聲以為樂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魏大夫貪戾而民去之○蓋國小每

故子錄諸篇末著魏之所以亡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鄭康成謂當平桓之世

魏之變風始作蘇轍曰

魏地入晉已久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

猶邶鄘之於衛然考其義未有以見其為平桓之世康

成特臆度之詞而全詩亦無為晉作者則自成其為魏

風而非邶鄘可比也觀季札如魯為之歌魏曰美哉大

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魏之為國固非

小者特史無世家可考故多臆詞若先於唐風則猶是

不與衛得滅邶鄘之意今直就本文訓解而論云

諸說不悉辨即魏地狹隘之說亦置之勿論云

唐一之十唐本帝堯舊都始居晉陽後遷河東平陽周

有晉水至子變改曰晉三世至成侯徙曲沃沃八世至穆

侯徙絳十世至昭侯又徙翼自昭侯以曲沃封桓叔其

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春秋景公又遷新田曰新

絳其地在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詩而

曰唐蘇子由曰此堯之

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音無已大康職思

首四句歎時
光之不留而

詩經互解卷二

屋

以樂自遣下
四句恐嬉遊
之荒職而晷
虞良士後世
長繩難繫日
自古共悲辛
有此曠懷無
此禮節矣

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曰王孫種類甚多秋冬生於草土

聶石之內白露降則鳴生草土者身柔生磚石者體剛聿遂莫晚除去也太康過於樂職主也居職位瞿瞿卻顧之貌言歲莫不樂則勞而無節第樂不可荒當思其職

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

良士蹶蹶賦也逝往邁去之速也外餘也所居之外凡蟋蟀

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惰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

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歲晚則百工休農事畢惰藏也傳曰以樂惰憂謂

日月循環亦有退藏之候憂意外之患休休安閒之貌蓋張弛者聖人之道歲晚勞農休息之時固宜為樂而必以太荒為戒可謂賢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唐俗勤儉其民歲晚燕樂而作此詩以相戒蓋帝堯之遺風遠也

附解序刺晉僖公申之者曰儉不中禮作是詩以閔之朱子

不從其見卓矣愚謂聖人於變風之首每錄其賢者以見

國之所以造唐叔虞之政教不可考而其民樂而不荒如

此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故說者皆以為

堯之遺澤遠也而非叔虞有以繼而存之亦不至此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

其死矣他人是愉興也樞刺榆也鍼刺如柘葉如榆類有十種榆白粉也皆可淪為蔬曳行而衣曳婁

衣防行而婁繫之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愉樂也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造物生材以為人用今子有衣裳車馬

詩經互解卷二

入生日用倫
常無非樂境
衣裳車馬鐘
鼓琴瑟禮樂
之事具焉優
游其中天機

自賜非縱情
肆志之謂也
末二句為蠅
營之徒捧喝
非詩人作莊
列之見也

言糸必角之二

而弗及時為樂一旦身死貽諸他人則愚矣蓋禰音 山有栲

者瘠身以畜財而不知禮貴乎中當樂則樂之矣 音 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音 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 音 剖也與也栲山栲也讀作糗似栲色小白

色皮正赤材可為弓弩幹考擊也抑之詩曰洒埽庭內維民

之章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然則洒埽鐘鼓亦政教所關也

有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漆栗見衛風定中章易曰

不撤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 需於酒食貞吉禮曰君子無故

樂之大端也入室則長據之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此詩與前章若為唱和之詞蓋賢

意樂而不過其節儉而不違乎禮夫子錄之以其得乎中正之則可以為世法也

附解序謂刺晉昭公毛氏曰有財不能用鐘鼓不能自樂朝

廷不能灑埽云云殊牽合無禮且詩本無刺意朱子故不

從之第其所謂答前篇之意者是也所謂解其憂者非也

人之生也固非徒為飲食衣服日用自娛之計然五倫維

繫莫非有情之世宙也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兄

兄弟弟各將其至性之纏絲各盡其規矩之肅穆而日用

飲食無非樂境也即克勤克儉莫非慮其即於悖淫違乎

天則第有以節之而禮無使離樂無使流正以長保其樂

非謂不必樂也世之奢縱者悖禮法而肆私情職業不修

言系心解卷二
倫常不盡前章之所謂太康者也矯之者瑟縮以為禮局
促以自封至於情義乖離禮樂崩壞此詩之所謂是愉者
也太過不及皆非中道此二篇詩人志良士之瞿瞿而不
敢太樂亦警他人之是保而不敢太憂是其勉勉於職分
之所當為而未嘗廢禮優游於日用之燕閒而未嘗太康
當時賢者相與唱和之作而夫子取以冠唐風以明聖人
之教不過如斯矣後代若兩晉風流陳隋詩酒讀山樞而
不讀蟋蟀若王戎鑽李祖約障籠讀蟋蟀而未讀山樞是
皆未識聖人之道者也

當時曲沃強
盛必陰結晉
侯左右以為
窺伺計故此
人本不樂而
以為云何不
樂且言不敢
告人蓋無權
職而有憂國
之心者歟不
然則知而不
明告君以弭
患之道是為
不忠者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巖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此云素
衣朱襮降於諸侯也沃曲沃今聞喜縣子桓叔云何不樂設
為問之詞以明其不樂也蓋大夫奉晉侯之命使於桓叔見
其強而知其將叛故言揚之水不能轉石比昭侯微弱不能
制沃而因言已見桓叔有不樂者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
繡音嘯從子于鵠古音告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比也朱繡即朱襮
皓皓石見水中甚明比沃之強盛鵠曲沃之邑曲沃揚之水
為都而旁更有邑則其地廣憂則不但不樂而已

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粼粼水淺而石厓露
大夫自謂言我知其謀不敢以告人實已告晉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

詩經互釋卷二

言系心解卷二
三
桓叔其後沃強晉弱大夫知其謀爲此
詩以貽晉昭侯昭侯闇弱蓋不能用也

附解序云刺昭侯朱子謂國人將叛晉歸沃作此詩然昭侯
特微弱耳非有大失德也何以刺之考左傳及史記晉潘
父弒昭侯而納桓叔晉人攻桓叔桓叔敗還曲沃晉人立
昭侯弟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鮮代立爲曲沃
莊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復攻卻莊伯立孝侯
子郟爲鄂侯鄂侯六年卒莊伯聞喪又興兵伐晉周平王
使虢公伐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
莊伯卒子稱代立爲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

啟曲沃伐翼虜哀侯晉人立哀侯子小子侯小子侯元年
武公使韓萬弒哀侯小子侯之四年武公誘小子侯殺之
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立哀侯弟緡二十八年曲沃
武公伐晉侯緡滅之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爲晉君
自桓叔初封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晉人屢拒曲沃
豈初封之時卽爲所用而代諱其事哉維嚴粲詩緝以爲
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正所
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自作其說近是矣愚謂此
乃大夫之賢者知桓叔將謀不軌作此詩以貽晉奈昭侯

昏弱莫之能防夫子錄之以見凡國之蠹忠臣義士未有
無先知者特上昏庸不識則忠言徒切耳然潘父雖弑昭
侯納桓叔卒弗克而反為晉所殺則此詩雖未見信於君
猶必見信於眾人故得有備而卒殺潘父耳若邪亂之臣
互相容隱聖人豈錄其詩也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朋有鵬崩二音此與蒸韻協椒

聊且遠條且與而比也椒樹名其實味辛而香烈聊爾雅曰

祇就椒聊反復嗟歎不啻長沙痛哭矣情文悱惻在二且字

而上凌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性芳香而少實今蕃衍盈升則非其常矣比沃反盛強非晉之福因歎息椒之愈遠愈盛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聊且遠條且與而比也兩手曰芻言椒之聊而下曲者隨手取之可以盈芻比曲沃之黨隨處皆是也篤謂

相與之固

椒聊二章章六句曲沃初封詩人知其將大為此詩以悟昭侯也

附解序云刺昭侯而申之者曰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
知其蕃衍子孫將有晉國鄭康成亦以為有德考之史傳
昭侯封其叔父以大邑未為失親親之道使桓叔能體本
支之誼如周公之於成王維持安全之可也乃乘其闇弱
倖據強都即謀翦公室其罪不容於誅曷以見沃之能修
其政有德可紀哉朱子覺序說之不安故曰不知所指或

言系必解卷二
以為桓叔初封師服憂之而作蓋本左氏以言其說甚為
有見而必云師服所作則不必耳蓋上篇揚水作於沃將
襲晉之時此篇作於桓叔初封之日其詞顯然易見春秋
篡奪甚多然以同姓翦滅大宗晉實為魁首故夫子錄二
詩以惡曲沃論者不察反若為美沃之詞不特是非謬於
聖人豈人心天理之公哉然桓叔至武公恃強以陰謀滅
晉而武公之子獻公即自殺其子再傳兄弟叔姪爭奪天
道曷嘗爽哉至椒有數種有香亦有臭者爾雅釋木曰枓
上聊郭註邢疏均云未詳然既曰上曲曰喬下曲曰枓則

首既下曲而復上喬者為聊也集韻亦云聊木名但聊木
無考而此詩云椒聊之實蓋謂木下曲而復上聊之椒實
比沃本臣下而反凌上非美詞也識者詳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與薪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賦也綢繆纏絲也三星心也建辰之月昏始見於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婚姻之禮廢而室家不正如此何者憂之深而思之遠也

不得婚嫁幸有然者草率不備禮詩人見而咏歎之言其綢繆束薪貧之至矣三星在天幸其猶未晚也今夕何夕喜其成室家也如此良人何勸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賦也芻賤於薪隅東南隅昏

謂主人邂逅詩人自謂蓋嫺族中相禮者言其貧綢繆束楚

三星在戶

音虎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音睹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賦也楚小於薪芻益見其貧也戶在室南在隅之星轉而在戶夜已分也子謂娶者粲者新婦言其得此粲者固可幸矣然室家之累方長將如此何蓋憂其貧而不繼國之瘠甚矣

綢繆三章章六句

民貧失時而後婚嫁其族黨見而作此歎之

附解序云刺晉亂申之者曰婚姻不得其時諸儒大略相似

朱子謂此但為婚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之亂

然作相喜之詞蓋若後世催妝之詩其語狎褻無關大義

於唐風初不類也惟

折衷以為閔貧甚得詩意蓋當時民貧不能備禮當初婚之夕

族婭見而賦此言所綢繆者不過束薪束芻則四壁蕭然

可知矣三星在天雖過時而猶幸其得為婚姻特貧窶已

甚夫恐難以養婦婦恐難以相夫主亦無以酬賓故閔之

而歎之也夫子錄此以見晉昭侯之所以微弱而椒聊之

蕃衍非椒聊之能乃授之以柄而不自強之故春秋公室

貧私家富大類如此於此詩足以觀焉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

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比也杕特生貌杜赤棠子醴而酢無味湑湑枝葉不相比踽踽無所親行人謂臣民我設為昭侯之言比輔依助也言杕杜特立而無偶如昭侯踽踽而無親何以然哉

着意在無兄弟二句兄弟不特不足恃而且相軋則不得相助於行人矣其

詞苦矣

言維心角卷二

人情莫不以同父為親而昭侯則反被桓叔之害是同父不足恃矣故嗟歎而深冀焉謂其弱如此行人何不輔之既無兄弟何不助之蓋深

惡沃而閔昭侯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曩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古音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比也菁菁盛貌比昭侯雖弱猶可為也曩曩無所依桓叔與太子仇同父與昭侯同姓

杖杜二章章九句 曲沃侵陵晉侯微弱詩人冀晉人効忠而作

附解序謂刺時申之者曰君不親宗族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夫曲沃於晉兄弟也以臣犯君以支翦宗不之罪而獨罪昭侯乎且所謂不親宗族者史傳固無明文故朱子不從而但以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然考左傳及史桓

叔特強侵陵至於屢誘殺晉君天子兩遣王師助晉則其凶橫可見夫子錄詩第敘其強而不存懲惡之意當必不然况此詩明言人無兄弟胡不依焉其望扶危助困之意顯然而次於揚水椒聊其為惡曲沃無疑若謂自求助於人人無兄弟人字胡不字俱無着落而承接亦強蓋一起三句歎昭侯微弱豈無二句歎桓叔反常末四句冀臣民助晉頓挫抑揚流連詠歎桓叔之可惡昭侯之可憫莫不畢見矣夫桓叔不親其兄弟而其子孫亦兄弟相殘孰謂倫常之正可以稍逾哉

夫虛存漢仁
傑反周此大
夫其流亞歟
惜乎無繼之
者而曲沃竟
篡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比而賦也祛袂羔裘大夫之服

羔能羣而豹有力比大夫之仁且勇也居居集臣民我人指大夫他人暗指曲沃言大夫之仁而且勇吾儕之能居居而不渙散者自我人之故所以民心安

集雖沃強晉弱以子之故不忍去也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

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音丑。比而賦也褻猶祛也究究集好賢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沃強晉弱晉大夫猶有忠主庇民者詩人美之

附解序刺時也申之者曰刺在位不惜其民朱子曰詩中未

見此意而又以居居究究僅見爾雅不敢據以釋經可謂

慎矣然玩詩意本美詞

折衷曰潘父之弑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弑孝侯也晉人

立鄂侯武公之弑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以曲沃之強暴

而晉屢世立君此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用之故民不

散而國猶存甚為允當也敬從之若居居究究但即本字

會意詁解不從爾雅九是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興也肅肅羽聲鴉水鳥似雁無後趾能激糞以禦鷲鳥孔氏曰鴉羽連蹏樹棲則苦

苞叢樹櫟也鹽與蠱同壞也靡盬無使至壞蓺樹也怙恃也言鴉不樹止而今集栩失所矣民以王事之故不得養其父母亦如鴉之失所因呼天而告何時而有所乎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

竭忠即所以
盡孝也而君
上不能恤民
則怨周王晉
君皆失其綱
以致曲沃叛
逆民平日未
有以知君上

之恩而徒知
王師之必不
能勝也則太
息而嗟咏之
矣

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王事之實

言糸怙角先二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

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也極已也黃佐曰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母何嘗悠悠

蒼天曷其有常

興也鵠性如雁羣居有序故曰行常常道君臣上下各安分爲有常曲沃以臣犯君君不能制而王師助之亦不能正則反常矣人事反常詩人無告而訴之於天

附解曲沃以臣叛君王師助晉討之此理之正也民宜喜於

曲沃侵晉王師助晉攻沃而晉微諸侯聽命則曲沃之叛命將討而正之可矣否則晉侯果

從事何乃怨靡盬而嗟父母乎蓋王平日果能修明紀綱

曲沃侵晉王師助晉攻沃而晉微諸侯聽命則曲沃之叛命將討而正之可矣否則晉侯果

諸侯聽命則曲沃之叛命將討而正之可矣否則晉侯果

從事何乃怨靡盬而嗟父母乎蓋王平日果能修明紀綱

諸侯聽命則曲沃之叛命將討而正之可矣否則晉侯果

能自強則曲沃之逆亦無難翦而滅之也乃天子不能命

方伯以討罪晉君不能修德以自強徒勞師旅從征者知

師之必不成功難以顯斥君上之非則第歎於王事之靡

盬父母之失所以致其諷刺夫子錄之以戒君上持綱恤

民當裕之於早也不然此詩不爲亂民乎而聖人何取之

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

衣三章華蟲火宗彝裳四章藻粉黼黻也子天子之使曲沃

武公以寶器賂周釐王因王朝卿士以獻而作此詩貽之言

命於天子求其代爲請也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

篡逆之徒亦
欲其衣之安
且煥而求王
命以飾之然
罪狀昭彰實
不足爲安也

聖人錄其辭
以見其喪心
滅理而猶欲
欺人之意也

燠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亦如之燠煖也言己但求如子之六命亦可以為安燠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無衣二章章三句

曲沃武公滅晉以其寶器因王左右賂王求為諸侯而作詩貽之夫子錄

之以著王之失與武之罪也

附解序云美晉朱子曰武公篡弑大逆不道乃王法所必誅何以美之其說正大足以誅千古之賊黨但以子為天子似非毛氏據史記謂武公并晉國其大夫為之稟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其言近是蓋周天子初不直曲沃屢以兵助晉及釐王立則未聞之武公於王三年滅晉以其寶

冀其肯適我
而飲食之蓋
方求賢也文
公得士而興
其必有此懷
抱也

器賂周是時必有王臣為之先容王乃受之毛氏謂天子之使蓋指此詩所稱子衣安吉正以美王卿而使代請命之詞夫子錄之一以見周之不綱一以著武公之惡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誅奸諛於既死與春秋同旨也後世若莽操全祖此術然掩耳盜鈴欲蓋彌彰亂臣賊子能勿汗顏

有杖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嚙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

末二句以之字咏歎為韻○比也道左猶道旁嚙韓詩作逝發語詞曷何也言杖杜不足以蔭行人喻德薄不足以來賢士君子亦安肯適我哉然中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

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遊翺遊不但適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或曰晉文公求賢而作

附解序刺晉武公毛氏曰武公兼其宗族而不求賢自輔朱子謂其全非詩意而但曰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其見甚是或又以爲美武公好賢逆取而能順守之夫逆取順守之言大非理也且武公好賢亦何所據篡亂之徒即能下士亦不過材智歸之如曹操招致謀士豈能屈臥龍輩哉有謂美文公好賢者文公爲公子時即有人望從亡諸臣半皆卿材其平日必有好賢之實而反國之後能修政

刑晉用以興則以此詩歸之較爲可通衛亡於鶉奔而子次以定中見衛所以亡而不亡晉篡於無衣而子次此詩以見晉之所以宜滅而不滅於義不爲無關也若朱子闕疑之意亦佳但於晉國盛衰治亂之迹若無所考云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

神與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賦也薺草名似枯蔓葉盛

而細有赤白黑三種蔓延也予美婦人謂其夫亡卒也蓋婦人送其夫之葬而歎葛薺蔓生之處夫亡於此獨處而無與也葛生蒙棘薺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賦也域塋域何楷曰此其夫所

葬之地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角枕錦衾斂襲

之具粲爛鮮明此臨其穴而悼之言獨宿至旦而無與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戶歸

婦哭夫之詞後世不少然務求深遠轉少情文此但就寢處恆情反復嗟咏而意已懇到乃至淺至深之

于其居

賦也居墓也言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內無時不思要卒而相從耳歸于其居則竟與同處也冬之

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歸于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蓋貞一之

志如

葛生五章章四句

婦人送葬其夫而作○蓋夫死或父母在子未成人均無從死之理而矢

志同歸則堅貞純一矣

附解序云刺晉獻公毛氏曰好攻戰人多喪朱子曰未見其

果作於此時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然葛藟之興

初無義理而亡此之言又非思存詩義

折衷以為婦人送夫之葬而作覺字字有着落蓋蒿里薤露之

先聲也

采芩采芩

力珍反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芩大苦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南亦曰雷首山巔頂也苟

且也舍置旃之也然果舍之也胡得不行其讒言有言采芩於首陽之巔者且無信之以為相欺而舍之乎且亦無然蓋

不遽信之亦不遽棄之要在審慎察實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而後行如此則言者胡得售其欺哉音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

焉比也苦苦菜生山田及澤中與許也采芩采芩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

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而行之

采芩三章章八句

此戒信讒之詩

不輕信亦不
必不信總在
自身有鑑衡
而後去取至
當莫售其欺
也詩人再言
苟亦無反覆
丁宜為已至

附解此戒人聽讒苓不生於巔不足信也在山下則或然亦
 勿便與之至葑亦水草讀平聲非蕪菁也晉之所無奇而
 視之則更謬三者喻讒言捏撰分三事信與從亦由淺及
 深不遽信亦不輕信勿為所欺亦不以人廢言如此則嘉
 言罔攸伏而萋斐不得行詩詞固甚為周密也不然第以
 為不足信而已有時君子之言亦以小人之心測之烏知
 不反貽誤乎故詩兩層兼到至苓或曰本古蓮字引枚乘
 蔓草芳苓與下巔字叶然苓苦菜生於隰非山巔所有明
 知其不可信勿輕信亦不遽置耳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唐本堯舜故都民俗勤儉唐叔以下失德

無聞故能葆前聖之遺風自桓叔父子祖孫翦滅同宗
 抗拒王命為元惡大憝而唐俗大壞矣雖其後晉文創
 霸主盟中夏然先王之遺風罕有存者其後韓趙魏卒
 分晉室若踵武公故智而行之者故夫子敘詩仍魏唐
 舊國之名而不云晉風誅亂臣賊子之意與春秋同矣
 若獻公自相屠戮天道宜然有詩曷足錄哉故序云美
 沃刺獻諸說皆當以朱子之辨為是
 而詞義則一以本文語氣斷之云
 秦一之十一 秦隴西谷名其地近雍州鳥鼠之山今秦
 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有中潯者居西戎以保西垂六
 世孫大駱生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為附
 庸而邑之秦其會孫秦仲為宣王大夫伐西戎不克見
 殺幽王被弑仲孫襄公勤王王封為諸侯曰能逐犬戎
 卽有岐豐之地遂有周西都八百里之地而秦始大元
 孫德公徙於雍其後竟代周有天下崔氏述謂柏翳非

伯益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珍反。賦也。鄰車眾之聲。白顛

額有白毛。一曰戴星馬。又曰的顛。君子秦君寺人內小臣令使也。言秦君車馬之盛如此。而又有此寺人之官。體統肅矣。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賦也。

阪漆隰栗所種之樹。鼓瑟蓋初有琴瑟也。八十曰耄。言秦地種植盛而秦君尤能以情接下。與羣臣鼓瑟相歡。故臣下樂及時以相歡。其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得人心可見矣。

樂逝者其亡

賦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簧動。故曰鼓逝而不返。曰亡逝者其耄。言老境轉盼即至。逝者其亡。

言壯年不可復得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秦仲始受命為大夫而國人美其強盛且

得人心者雖其行事不皆合乎道而亦可與秦居戎狄之地初創國基其規模粗具人心樂之如此錄之以誌文武周公之禮樂所由變也

言其能通下情也

附解秦雖伯益之後然不再傳而微弱費昌歸湯中衍中滴

在殷世為戎狄諸侯不得與中華齒也秦仲當周之盛受

命為附庸史伯曰羸之雋也其將興乎則其英毅有為蓋

大異於從前此詩序及毛傳皆以為美仲理當然也車鄰

馬顛畜牧盛矣漆栗桑楊種植備矣鼓瑟鼓簧音樂興矣

寺人之令以見其體統之尊嚴竝坐為樂以見其上下之

浹洽蓋莫非興國之規模而欣喜之私意然誇技產稱寺

人喜竝坐草草規模豪放習氣如目覩焉夫子錄此以明

即媚子以見
小臣皆有技
藝以概其餘
也與猥之什
誇美略同而
整暇過之以
軍攻相較則
王霸之業迥
異矣

秦之為秦不過如斯而已其強也固其所以亂也歟若夫
開國首重寺人若預兆望夷之禍者聖人其亦有意乎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驥驪馬駟驥
大也四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內轡納之於缺故在手者止
六轡也媚子所親愛之人從公于狩習武事言馬壯而人嫻
於御以從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是辰時
也辰牡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
待射也碩肥大公曰左之逐禽左也拔矢括舍拔則獲矢不
虛發言射獵善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輪車鸞鑣載獫狁駟
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輪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
聲鑣馬銜置鈴於銜之兩旁故曰鸞鑣獫狁皆犬名以車
載者休息之也又言
其田畢而整暇如此

君子行役而
婦人念之者
情也然此詩
毫無怨詞則
秦之能用其
民亦可見矣
至描寫車馬
不啻考工之
文亦非後世
所能及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秦人美其君田獵之詞夫秦地周之
舊也而秦人以武勇開國競尚材技
觀其射御嫻熟左右用命駉駉乎英鷲逼人固宜其岷
興而周先王仁厚之道亦幾盡矣故子錄之以致慨蓋
亦秦仲時作舊說
以為美襄公非也

小戎
小戎伐收五檠梁駟游環脅驅陰鞞鍤續文茵暢轂駕我騏
駼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
也車前後兩端橫木收斂所載者大車軫深八尺兵車四尺
四寸故曰伐收檠文貌駟轅也梁駟駟上鉤衡穹如梁懼其
不堅也五分其穹各以皮束之其文歷錄然也游環駟環也
在服馬背上貫駟馬之鞞於其中前卻無定所以制駟馬使
不外出脅驅當服馬脅以皮為之前繫於衡後繫於軫所以
止駟馬使不內入陰掄軌之橫板鞞引車之韋帶鍤續陰板
之上也轂車輪之孔銷白金以沃灌之也文茵以虎皮為車褥
暢長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大車轂長尺半兵車

長三尺二寸故曰暢轂馬青色曰騏左足白曰驥君子婦人目其夫溫其如玉美其德板屋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言其君子以此車馬伐戎但君子溫然恐不堪勞苦故念之而亂心曲也

在手騏驎是中古音蒸騏驎是驂音森龍盾之合鎡以艘輶言念

君子溫其在邑音匿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賦也赤馬黑鬣口

黑喙曰騏驎黑色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衛艘環之有舌者輶驂內轡置艘於軾前以係輶故曰艘輶亦鎡白金以為飾邑城也在板屋野處在邑則築城久居矣方將也言歸期尚不可定我何為而念之以義制情也

孔羣公矛鎡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緹膝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賦也賤駟以淺薄之

和也公矛三隅矛鎡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蒙雜伐中于也盾之別名畫雜羽於干上苑文貌虎韞以虎皮為弓

室鏤膺鏤金以飾馬胸之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顛倒安置之閉弓檠一作鞞緹繩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起居不甯厭厭安重秩秩有序既閑其勞而又思其德性勛其必能成功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西戎先殺秦仲後弑幽王秦襄公奉

其君子冀其必能成功也

附解前二篇美車馬射御之長雖英鷲不羣然猶不免西戎

慄悍之俗其為秦仲時詩無疑此篇則詳述其軍容而美

其君子之德性已無戎習矣合上二章而觀駸駸日盛用

夏變夷故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蓋言其由戎而徙西都浸染周之舊俗月異而

岐周舊壤文武成康之遺澤豈無賢士而秦不能用卒無以興道致治比美三代詩人所為流連太息於伊人之遠也

言糸心角卷二
歲不同也夫子錄之亦以著當周之衰而秦之造邦如此其一種強武奮發之氣見於行間豈周室所能馭哉或謂襄公遣大夫征戎勞之而作詩意未見其然序專以為美襄公亦非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比也兼水草似萑而細高數尺亦曰兼堅實牛食之肥疆葭葦也蒼蒼盛而將老伊人賢人一方猶彼方宛坐見貌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言秋月深而露將為霜比秦政嚴急雖盛而不可恃所謂賢人肥遯水涯可望而不可即其所挾持甚遠也遡洄喻不以道見遡游喻順理而求其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比也淒淒蕭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躋升言難至如升高小渚曰坻言氣已肅

而法益嚴非無賢人君子但不以道則難見耳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

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音以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泚比也采已止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泚

兼葭三章章八句

周之遺民有避秦而隱於水濱者詩人思之蓋秦襄雖盛然無文武好德之遺故賢者去之而詩人作此夫子錄之以見其所以不能繼周之德也

附解序刺襄公毛氏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朱子以為其說近鑿而所謂彼人者仍不知其何所指或謂賢人隱於河上秦人慕之其說近是

折衷曰秦襄始封作西時而祀上帝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文

公嗣立初定三族之刑僭禮變法之端已兆於此與三代

聖治如春温秋肅相反周之獻民抱道不仕而隱於水湄

焉愚謂秦本戎狄秦仲始為王朝大夫襄公始受命奄有

岐西浸淫夏俗車鄰以下三詩雖見發奮有為之氣而仁

厚之意缺如則斷以此詩為周之遺民肥遯信而有徵矣

且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言非道

則難見順禮則可求又見伊人非翫然於世而秦實無道

以致之也其為慨惜昭然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音迷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音箕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音資○興也終南山名其地廣袤在今西安府條山

服渥漬也渥丹赤色而澤其君也哉言稱其為君言襄公始

受命為諸侯伐戎得岐東之地至於終南山下容貌衣服皆

與之相稱也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興也紀山之廉角堂山寬平處黑與青謂之黻其

不忘欲其久居此狀亞兩已相戾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壽考

終南二章章六句襄公始受命為侯伐戎得

附解序戒襄公也毛氏曰大夫美襄公戒勸之考史周平王

封襄公為諸侯賜岐以西之地曰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

西戎擾害岐
周而平王不
能制民苦戎
之暴喜秦之
君實周王不
能恤民而棄
之也夫于存
此詩其無深
慨也夫

殉葬之事誠
非人理自此
詩留傳而孔
子又推廣作

公於是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蓋已略得岐
東周之地故詩云至終南下也不得謂文公始收周餘民
所有之地疑此詩非襄公惟其初為侯又闢地故美之而
曰其君也哉壽考不忘則欲其無愧為君長懷恭順亦賢
者之詞且終南西至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
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其地甚遼則襄公至於
其下正無可疑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備之罪其風
乃革此詩之
為功大矣其
詞哀迫恰肖
其事固不堪
卒讀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以之從死子車氏奄息名
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買也蘇轍
曰臣之託君猶鳥之止木黃鳥交交而和鳴三子乃不得其
死會黃鳥之不如因愬於天言若可買以他人皆願百其身
也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禦止其侮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秦穆公卒其子康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而作

附解三良殉葬左氏責穆公死而棄民然穆公好賢禮士必

言終極角卷二
不至此故鄭康成謂三良自殺以從死而蘇東坡因之為
詩曰昔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
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
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見今人
益可傷顧謂康公迫三良殉葬可也謂三良自殺為忠則
非蓋臣之事君死生以之固已然豈以殉為賢乎使三子
果自戕則亦不足為賢尤不足為哀而詩人悱惻纏綿固
不爾也自當是康公之罪朱子曰其初特戎狄之俗而其
後習以為常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無忌莫知其非誠

至論矣而獨沿左氏以責穆公予以公平生及書錄秦誓
信其必無以賢殉葬之事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

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君子
之如晨風也
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櫟駁
之所以不得
擬君子也憂
之之意豈徒
概遺賢歟

多興也歎疾飛貌晨風鷗也似鷓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

欽欽憂之不已言晨風飛疾而北林茂密比君子之不易見

也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櫟柞櫟苞叢也駮陸璣曰馬梓榆也樹皮青白

駮非良材喻朝無正士也故未見山有苞棣隰有樹椽未見

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棣唐棣椽赤羅也

名山梨一曰楊椹鹿梨鼠梨皆是如醉憂之深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詩人憂賢者之不得見而作或穆公求賢之詩也

附解序刺康公說者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諸儒皆從之朱子改為婦人念其夫之詞引屢屢歌為證謂秦俗也然未見與不見微別周南曰未見君子亦既見止相呼應之詞此但云未見而云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若求其故而不得者故憂之深而至如醉也非婦念夫可當若如序說康公既無棄賢實事而下篇渭陽方且美之不應此獨為刺且未見二句謂以穆公之意責康公九屬牽強愚謂穆

民之仇戎甚矣故喜王之與師使平王因民心之悅希德行惠別賞秦以封爵

公好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求不豹公孫於晉詢茲黃髮昧昧思賢故能創霸西戎此詩殷殷以未見君子為憂而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思所以不得乎賢者而歎其遐棄可謂誠且切矣即以穆公當之亦可作泛泛思賢詩亦可要必其語意穩協不得以古人未有此說為疑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興也袍衣有著

者純著新縣曰襦雜用舊絮曰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皆槍屬王于興師奉天子命伐戎也戎弑幽王殺秦仲故為秦仇言己有衣而願與同袍興王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音鐸王

而命賢者鍾
無岐豐如後
世兩京之制
周何至遠微
弱也讀此能
無三歎

于興師修我矛戟

音角

與子偕作

興也澤一作釋褻衣也近垢澤故曰澤戰車戰也長丈六

尺旁有枝格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

行興也裳下衣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襄公奉天子命伐戎周民喜而賦此○蓋西戎侵并周地民心憤之一

且命秦征伐故喜於舍己相從亦可以見文武留遺之厚民心之大可為也

附解序刺用兵毛鄭皆謂刺康公王志長曰詠古以刺今朱子謂序意與詩情不協秦俗强悍樂於戰鬥故平居相謂如此而王于興師初無著落金仁山據史記周宣王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

先大駱地犬北竝有之為西垂大夫秦人作此其說近之矣然考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宣王即位命秦仲誅西戎不克仲為戎所殺宣王又使其子莊公伐戎是王先已伐戎莊公已是第二次不應詩人乃作此美之且莊公破戎僅復其先世大駱犬北之地非岐西故壤莊公立四十四年卒不能如戎何其長男世父擊戎反為戎虜次男是為襄公襄公當幽王之難將兵勤王後周徙維邑戎乘勢奪取岐西地王命襄公伐之於斯時也犬戎有弑逆大惡而又侵奪王室蹂躪生民民深憤之特王室微弱不能致

何以贈之言
物不足以達

言經心角卷二
討民故飲恨吞聲受戎暴掠一旦襄公奉天子之命伐之
民心欣幸故為此詩言已非無衣而願舍己之衣與子同
袍者以王命討賊大義宜然亦以已平日受戎之患深也
厥後襄公伐戎至岐子文公因之遂盡有岐豐之地若非
民心悅從安能竟破戎而據有周疆哉故或以為襄公伐
戎之詩義無可疑特簡篇流傳次序偶誤當序於小戎之
後而誤列於此故後人疑為康公時作然事實與經文甚
不相蒙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

其情也路車
王佩皆舅所
有以乘黃瓊
瑰為異欲其
長享諸侯之
榮也

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東行送之
也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
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賦也悠悠長也送舅氏而念其母故長
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
不存也其詞可謂情致纏綿矣

渭陽三章章四句

秦穆公送晉重耳反國康公時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夫舅者母之

兄弟也孝於母者安得不篤於舅後世崇重外戚不擇
賢否而任之以權故為亂若別賢任能恩義兩盡豈有
是哉聖人錄此所以廣孝也善乎
折衷之言曰伯叔者父之兄弟舅氏者母之兄弟列國非同
姓宗族即異姓婚姻苟能因愛父而愛伯叔因愛母而
愛甥舅則講信修睦兵戎何自起哉康公篤於舅氏文
公得入晉國定伯而安中原因親廣愛其仁普矣世儒
以外戚干政為忌動云防制外戚然三代之興皆由外
戚豈不擇賢否概棄之乎因外戚之不臣者而遂棄外
戚如兄弟伯叔有不肖者因而不用兄弟伯叔可乎

大賢仕以行道非徒夏屋
四簋可羈也
即此亦不能
繼其簡可知
即藉祿仕以
為養者亦去
之矣况大賢
請俯就乎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夏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作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言康公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於我乎每食四簋音九今也意寢衰不能繼其始故歎之也
此與騶虞章同調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蓋古為竹器而周人始瓦四簋兼盛稻粱黍稷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康待賢有始無終穆公之業始衰故詩人刺之

附解序刺康公說者謂忘先君之舊臣朱子初從其說後著集傳則泛言之而章末引楚元王事猶是序意也愚謂不必定指其棄先君舊臣大抵言其待賢有始無終而夫子

錄之以見秦所以中衰也不然以穆公之強使子孫仍能繼武引用賢人文襄之後晉亦寢衰秦以此時修方伯連帥之職翼戴天室豈可量哉而不能然遂至與晉為讎反與翟合終春秋之世以夷狄視之皆自康公為之厲階也故子序此詩於篇末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秦本戎狄之俗自秦仲為周大夫為王室

死難其子莊公亦能奉王命至襄公勤王伐戎盡有岐西而秦始大推原其由則以忠義故也德公徙雍其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好賢禮士秦因以伯穆公卒康公立黃鳥權輿大反穆公之舊而秦遂中衰惟渭陽一什見意思母之誠秦之不遂凌夷蓋賴乎此夫子錄詩一本此意以為權衡至其開國惟尚武勇而不

先王制樂導
和無論何人
皆可嫻習陶
情第專務而
無禮以節之
則蕩此詩所
以譏也

言系心角卷二
修文教中葉棄賢而不能匡周經史固昭然可見而說
者謂夫子知秦將代周齊桓晉文以後列國不振而秦
始強故齊晉之後繼以秦風然要以人事卜乎天
命非有億中揣測之術也後之讀者其盡心焉
陳一之十二
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
及孟諸帝舜之後關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
其子媯滿而封於陳今河南陳州與黃帝帝堯之後共
為三恪是
為胡公

子之湯兮宛北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蕩音放曠也宛北地名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北洵信也望瞻望也
陳之大夫日遊宛北自行放曠詩人言子蕩如是信有情致
矣而無威儀可望
坎其擊鼓宛北之下
音無冬無夏
音值其鷺羽也
賦也子大夫
也湯與蕩同
坎擊鼓聲值植也鷺鷥絲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一日春
鉏以其羽為翳舞者之所持言其無時不歌舞於是也
坎

其擊缶宛北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
樂翮翳也徐常吉日

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
值其鷺翮則無時不舞書所謂恆舞也
宛北三章章四句
陳大夫恆遊蕩於
宛北詩人刺之

附解序刺幽公也毛傳子指大夫鄭康成則曰子斥幽公朱

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諛故得遊蕩無度之詩

未敢信也至為卓識而不以為指大夫亦非詩言無望明

係有位之人蓋陳俗習為遊蕩歌舞皆自其上化之其擊

鼓而竝擊缶蓋與下人徵逐以為樂也夫子錄此篇首以

見有位者棄其國恤而荒於慢遊是陳之所以衰而大舜

之德所以微若大姬婦人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事民俗化而為之之說經傳皆無明文漢儒始為此論果爾是胡公不能操政而任姬巫禱甚至釀成風俗武王何取於公妻而封之而武王周公明聖姬乃妄行姬既愚而武王周公亦不禁其為明備之累多矣是蓋傳聞之誣而康成信之據以為說決不可從

東門之枌宛止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音戶。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茨皮色白。栩一名杼。柔木也。其實阜。一曰椽。亦栗屬。徐州人謂櫟為栩。其子為阜斗子仲氏也。子仲之子貴族。之子鄭康成曰。男子也。婆娑舞貌。何楷曰。或舞於枌下。或舞於栩下。明其非一時一處也。穀旦于差與麻協南方

男女習為遊嬉政教可知也。直敘其事而失自見亦春秋之旨也。

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旦良辰也。差擇也。高平曰。原績麻女工也。市易也。謂交易而

也。穀旦于逝越以醜邁視爾如苡貽我握椒賦也。逝往越於

苡芣一名荊葵又名錦葵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言。穀旦往邁於是以其眾行而男悅女色如苡女貽男以握椒互相歡好。詩人述其事以歎之。王安石以為宛止之應是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陳俗競為遊蕩男女無別舍業而嬉詩人敘其事以刺之。蓋宛止之大夫以此倡而下從夫子類序以明陳之始衰非胡公大姬之過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也。衡門橫木為

水名。洋洋流動深廣貌。言門雖淺陋而可居水難充飢而可飲隨遇而安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比也。魴美魚。姜貴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違道營求亦由茲起矣。隨其

賢者非無意於世第不肯枉道求榮耳。安有希求富貴之子而可望致君澤民。

者乎詩人目
觀世俗之徒
營營不已故
作此詩慨之
亦使其早自
新也

所處而可自適舉
二其以概其餘
比也子宋姓陳政既衰賢者隱居
不仕蓋有感於徇祿忘身者而發

衡門三章章四句
賢者慨世營求身家之計而作此詩以刺之

附解序誘僖公也毛氏申之曰愿而無志故作是詩誘之朱
子謂未見其然改爲隱居自樂無求者之詞亦是但作詩
人自言其樂殊爲鄙陋此蓋賢者見求富貴利達多爲宮
室飲食男女等事營營苟苟甚至寡廉鮮恥故作此詩慨
之蓋患生於不知足而道奪於嗜欲惟能安貧乃能樂道
夫子錄此非特美賢亦以見陳之將亡君子之肥遯如斯

麻紵皆草野
之物喻淑女
生於寒賤可
以宜家不必
貴族之麗人
也其詞含蓄
味深

也

東門之池古音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

以水漬之淑姬賢女晤對也歌相切化也言池水東門之池

可以漚麻興賢女可配君子不必求其妖淫也興也紵麻屬科生數十莖不

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紵麻屬科生數十莖不

答問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

有白粉柔韌宜爲索言議論也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詩人諷好色而進之以德也

附解序刺時也毛氏曰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朱子謂男女會遇之詞然其詞氣無狎褻諛浪之意先儒

已議之則序謂刺時是也必以為刺君則非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人倫立世衰道微娶妻者重色而不重德故詩人諷之言池水可以漚麻與淑姬可以晤歌何必取淫豔之婦乎彼美淑姬言此淑姬即為美也蓋美其賢非美其色前人誤解

借男女期會之遇以刺蓋朋友間之詞也不露一毫正意詩人之常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賦也牂牂盛貌煌煌大明也東門所約之地昏所約之時言如期俟於其地久而不至故刺其失信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賦也肺肺密貌晢晢小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刺無信也

附解序刺時也毛氏申之曰婚姻失時朱子以為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之詩然詩意亦無褻狎

折衷曰刺無信也引離騷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其說始定

知之而不谷斯之養惡貽禍痛之深而詞亦悲切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比也墓門墓道之門棘惡木喻公子斯析也夫謂陳佗已去也昔昔日陳佗稔惡將危宗社而桓公不知故以墓門之棘喻佗為公族惡人而言國人皆知其惡而不能去之誰實自昔已使其然咎桓公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音與比也梅美木喻太子免也鴉惡聲之鳥訓狐也鵬也喻陳佗萃集也言佗黨萃於宮闈也歌謂作此詩訊告也謂告桓公告

之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已晚矣

墓門三章章六句

陳佗將為亂國人知之而莫敢言詩人以此訊陳桓公其後佗卒弒太子

免而代之

附解序刺陳佗也毛氏申之曰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朱子初從其說後定集傳不以為然陳佗事見春秋國史所傳序固不為無因且佗以宗族弒君比以墓門鴉棘語義親切國人皆知而不敢言佗之凶惡公之闇蔽均可概見斧斯望其斷昔然警其覺不顧冀其聽顛倒惕其禍通首語意皆有著落特不必添出師傅一層耳故

折衷亦從序說又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註云

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列女傳又曰陳辯女陳國採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梅其說更異或又謂孔甯儀行父從君淫亂泄治刺之而作合觀四說益知序之善矣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俯予美心焉怲怲

比也防堤也邛北也旨美也苕苕饒

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與陵苕異俯張誑也予美謂君怲怲憂貌鵲巢大樹而以為在防苕生下溼而以為邛有比讒人之妄中唐有饒邛有語言誰為此以誑予美者令我怲怲心憂也

顛倒是非以欺予美忠愛者能無怲怲此離騷之所以作也

旨鵲

逆音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比也唐廟中路甃甃甃也郭璞曰甃甃甃小章雜色如綬故以

名鳥者名之惕惕懼也上章以無為有此言似有而實非有比設為恍惚之詞以誤君也憂之深而懼知國已危矣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陳君信讒君子憂之而作

附解序謂憂讒賊而毛氏申之曰刺宣公朱子謂男女有私

憂或閒之之詞然意殊無褻狎故程子亦從序說而以予

美為心所賢者第以上二句為正興則少意味今從

折衷之說或謂泄冶內子所作於文義無着矣又博物記謂邛

地名在陳縣北防亭在焉亦不可從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悄兮

比也皎月光佼猶美人謂賢者

昏夜有月則皎闇世而賢

者益見奈何無所覩也詩人所以勞心而反復嗟歎

也僚好貌舒舒遲窈窕舒遲貌獨憂曰悄悄夜昏暗而月出則光明比時昏而有賢者則心快因想其從容有度以不見為憂也月出皓兮佼人慄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言其神宇清亮憂受寬綽怡悅之意慄煩亂也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

慘音燥兮比也照則光與人親燎光輝見於面目天紹猶夭矯言其矯矯不羣慘哀痛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時政衰闇詩人思君子之度以不見為憂傷也

附解序刺好色也毛氏曰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朱子謂不為刺詩乃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然其詞意雍容悱惻未有以見其為淫詩也或以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愚謂此詩與株林連敘蓋陳國危亂三綱不明正如昏夜故詩人

流連沈溺非
復人理而不
直斥之忠厚
至矣

以月出譬賢者而想其德容光輝以不得見為憂傷夫子
錄之以見君闇則臣昏賢者遯世如皎月之不常出有識
者憂之而當局不知陳所以亡也即謂為朋友相念亦可
然其所以勞心悄慙則非為契闊悲而深為國悲也數兮
字反復流連其味遠矣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賦也株林夏氏邑寰
字記陳州南頓縣三

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夏南微舒字也言胡為乎
株林哉從夏南也又歎其事在此而意在彼昏惑為恨也朱
子曰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駕我乘馬說于株野神與
反
從其子言之詩之忠厚如此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說暮來
而不返朝食未暮而即來駕馬又乘駒

非一往也又以見其非微行也
朝暮流連肆行無恥喪心甚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靈公淫於夏姬朝夕而往株林詩人
刺之。夫淫亂之人固未有不亡其

國與身家而至以君父下淫則三綱淪人道絕矣衛之
新臺陳之株林為狄入衛楚入陳之由聖人錄之以戒
天下後世其亦
甚不得已也

彼澤之陂古音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蕖也美人賢
人一人言其少無為言無他泪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言澤陂尚有蒲荷相為掩映而國止有美一人則孤立無助
矣因思國不可為寤寐別無所思惟念此為之涕泗滂沱而
已
彼澤之陂與為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寤寐無

為音譌中心悁悁與也蘭也卷鬢髮之美言
其丰儀美盛悁悁猶悒悒也彼澤之陂有蒲

賢士孤立何
救於敗亡况
又未專任之
也碩大且儼
明非美女之
貌則以為男
女相說者誤

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荷之華儼矜莊

意輾轉伏枕不能成寐憂其孤立而危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忠臣孤立於朝詩人憂之而作

附解序刺時也毛氏曰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朱子以為與月出相類而說者曰澤陂株林之應也

然其詞義蘊藉不似淫詩或謂泄冶被諫而死國人傷之

然未有以見其實為泄冶作也第泛作慨惜孤忠之人作

而泄冶亦在其中矣夫子書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官言不

愧其官稱國言國之大夫惟此而陳殺之則國無人矣蓋

忠臣乃國之幹使靈公能用冶言猶或可以轉禍為福子

錄此詩篇末著陳所以亡也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一十四句

陳本舜後胡公有德而後武王妻而封之

鄭康成乃謂大姬好巫覡歌舞後成風俗於理難信且舊說多作男女夫婦之詩而呂東萊以為變風終於陳

靈然按之經義不爾且列國之風不盡可錄夫子錄其可存者而終以檜曹思周之舊次以幽風見周之德與

公之所以盛非遂終於陳靈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在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今河南滎澤縣昔顓頊之子曰黎為火正能光

融天下賜號曰祝融其弟吳回繼黎後生陸終陸終生

子六人四曰會人是為檜之祖祝融之後入姓惟妘姓居於檜周武王所封本王畿之國周衰鄭武公滅之夫

言糸恒角卷二
不繫於鄭且又神明之後
也故與舜之後類次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賦也羔裘狐裘皆

遊燕狐裘以適朝惟華鮮之是尚而不修國是詩人故微言

以諷之爾大夫謂其友言我豈不爾思而去乎但一思爾之

所為勞心忉忉是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堂公堂憂傷以不敢安而去耳

悼賦也如膏潤澤而明有曜照之有光悼私心悲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檜政奢情賢者在野其友招之為

此詩以辭而諷以宴安之不可恃

附解序大夫以道去其國不甚瞭如毛氏謂檜君不用道好

潔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鄭康成謂三諫不

從待放而去說益模糊矣此蓋朝政疏慢有位者苟圖祿

仕賢者去之其友挽留而其人作此詩以曉之也言我豈

不思與爾同仕而無如時尚日非矣夫子取冠篇首著檜

之所以亡即衣服之華鮮繪息荒之情形祇就臣言而君

已可知毛鄭貼君身說以爾斥君於義難通且曰豈不爾

思豈不二字下句自應為轉語而勞心忉忉仍作正承爾

思言於文義亦欠貫今正之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賦也庶幸也縞冠素

紕既祥之冠也黑經

白縹日縞緣邊日紕棘瘠也季本日棘葉少而枝瘦故謂居

喪骨立者為棘人樂樂喪瘠之貌博博憂勞之貌當時喪禮

詩經五經卷二

君為華靡燕
雀處堂不知
大厦之將傾
詩人所以去
之而猶憂之
也

証已詳明但
當逐句玩味
今字神理詩
人之賢河見

衰廢未祥而編詩人言幸見此素冠今觀其毀瘠之狀非不知致哀於父母者而未祥即為此服三年之喪秉彝之性孰非人子而忍忘其親哉當時喪禮已廢未祥即為素冠是不如禮然其哀戚之誠亦有不能已者樂樂毀瘠詩人見而憂傷之慨民有秉彝上不能教化也其詞曲折之至矣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見人素衣而傷悲天性中自然之戚詩人可謂賢矣聊與子同歸言其有哀戚之誠猶賢於無哀戚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韠蔽膝也色素衣裳則素韠矣蘊結猶鬱結如一喜其心志專一不忘其親

素冠三章章三句

三年喪廢賢者見素冠之人哀其志之誠而歎其興教之無人也

附解序刺不能三年喪也是也而先儒解曰庶幾見一行禮者而不得思念至於憂勞令本文三句一直說下殊為語

硬三兮字神味索然按喪禮始死衰麻餼粥而當時不講始喪即素冠賢者以為喪禮已廢庶幸得見此素冠兮不幸中之一幸矣而觀其形容則棘人樂樂兮哀痛之誠足以生感矣然而不免棄禮則非此人之為也我思其故而勞心博博兮蓋悲民之未嘗無良而禮教之不興二三章言悲傷蘊結則有以動其天性之哀而不能自已又曰聊與子若簡取其志謂其賢於忘親之流而言外歎教化之無人也

隰有萋楚猗儺

音阿

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比也萋楚羊桃也葉

無知與無家室非人情所

願也而處亂
世轉覺此等
人無係累其
詞悲矣

長而淡華紫赤色過尺則引蔓子赤如鼠糞故一名鼠矢兒
童食之其葉與實皆似桃猗儻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
貌子指萋楚以萋楚喻微賤之人
羨其無知而自適其生己不如也
隰有萋楚猗儻其華音天

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音姑○此也一門之內曰家
樂無家者苦有家之累也
隰有萋楚

猗儻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比也夫婦所居為室樂無
室者苦不能養其室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政亂國危世臣無
權者憂之而作

附解序疾恣也毛氏曰疾其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者鄭孔從

之呂大臨祖謙亦云然朱子謂詩人歎其不如草木之無

知而無憂是也而謂民不堪其苦玩詩意似非夫草木皆

無知也何獨言萋楚蓋國家將危世臣舊族諛不容以去

賢人君子有
撥亂反正之
學而苦於無
權誰將西歸
所屬望於君
臣者深矣

國而又無權挽救目覩衰孱知難免於偕亡轉不如微賤
者可留可去保室家而少憂危也國語富辰曰檜之亡由
於叔妘此序說所由昉乎然疾恣慾而至樂無家室理非
中正決不可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賦也發揚起貌偈
疾驅貌周道周之

政令怛驚憂貌周道大路借以喻周之道言匪風飄音
非曰風車不甯而驚憂也乃為周道失常耳

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飄回旋貌漂搖不安
弔悲悼也怛驚其反常弔哀其

不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興也漑滌也鬻
大釜也大上小

下若飢烹魚者水火剛柔劑平從容漬味喻治國損益得中
從容漸摩之意西歸歸於周好音德音言苟有志於周則已

願王成其事以復周之舊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本畿甸東遷周室微而檜因不振故賢人作此

附解序思周道也而朱子以為適周之路然詩本意是思文武之道不第謂道路前人已云其然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其意與序略同則是也夫檜王畿之邑王室不振畿內諸侯先遭破滅故子序檜於變風之末明王室所以衰而又繫此詩篇末思西周之盛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周制畿內諸侯九為近藩鄭首滅檜故陳傅良以為東周之始夫畿內諸侯不足為衛而後借助於外侯桓文之霸局開王畿之卿士盡矣觀檜詩四篇羔裘朝政

衰素冠喪禮廢莠楚民生蹙檜如此而周可知故匪風思周道焉子錄此以慨周衰之故且思文武成康之隆故拳拳於懷好音之什也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兗州陶北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曹縣屬山東兗州府凡十八葉為宋所滅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蜩螂而小有甲

服之不衷無異蜉蝣欲挽救之亦夫子甯儉甯固之意也

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言蜉蝣之羽亦文彩可觀而不能久比矜飾而無遠略者己心憂之欲其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於我而歸處歸處者得所而安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彩息安靜也蜉蝣掘閱麻歸於樸實則可安靜無事

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如雪鮮潔意麻衣喪服亦如

言糸心角先二
雪則居憂亦脩飾矣說
講論欲其講求禮度

蜉蝣三章章四句

時俗奢麗賢者憂其非禮而冀其從己以匡俗

附解序刺奢也而毛氏以為刺昭公鄭箋孔疏因之然以蜉蝣比君語太不倫故朱子泛言然以為刺玩細娛而忘遠慮細娛意欠熨貼不如仍從刺奢之說其曰於我歸處者必老成之士為新進子弟不受箴規而作蓋奢靡之俗少年九易其始第求鮮潔其既越禮犯分亦為之此服美於人驕淫矜夸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所以慨也以蜉蝣喻之已為菲薄之至而曰於我歸處歸息歸說憫其無所歸宿

無所休息而欲與講明義理急求全身保家之道也不然無端而令人從己殊為迂窒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候人掌其方之禁令以衛賓客

者其徒百二十人皆得稱候人與荷同祿及也長尋有四尺之子指有位芾冕服之鞞也夫以上赤芾乘軒三百言其多以候人荷戈言奸宄之眾而小人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蒲北反○此也鷓洿澤水鳥也一名鷓下胡大如數升囊羣共杼水滿胡竭水食魚梁魚梁鷓本入水取魚而今在梁不濡其翼比小人在位不盡其職服不稱矣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 古音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古音故○

遂稱媾歡欲也貪欲如歡媾之無厭不濡翼不入水取魚不濡味則魚出水而亦不喙方且貪欲無厭若不遂其求者

此章諷刺顯然而意實委曲首章言盜賊繁興而在位多人二三章申言其不理民事如鳥不濡翼味惟恐沾身已不稱服矣而其貪求方盛未乃歸咎於君之不明小人畏而君子消

蒼兮蔚兮南山朝隋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顧氏炎武曰詩有句之中而兼用

一韻如其虛其邪是也此章則蒼蔚自為一韻婉變自為一韻而隋飢又自為一韻所謂天籟自然應節者也○此也蒼蔚草木盛多貌南山曹南山寰宇記在曹縣東南隋雲氣升也婉少貌變美貌季女少而未字喻賢人也言南山之草木陰翳而雲氣又朝而已升闡蔽之至婉變從何而辨以比小人盈朝守貞待字之賢無由登進有長貧賤而已

候人四章章四句

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詩人刺之

附解序刺近小人是也毛氏益之曰遠君子以君子小人不

竝立也然以候人即君子為之按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

有二人史六人皆職官不得荷戈被其徒百有二十人或

荷之君子值小人之時豈猶甘為奔走服役且通章皆刺

小人末章季女句乃一點遠君子也或謂荷戈被為赤芾

者前導亦通但二彼字不甚分明細味文義乃怪而歎之

之詞蓋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官以候迎為名有

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今荷戈被則盜賊擾攘賓客戒嚴

國之政令可知矣而之子赤芾者方盈庭則君上不明小

人壅蔽其聰甚矣次章乃言其尸位素餐惟恐民生國計

累及身家不但不求民隱即有事及己亦惟恐黏與寫庸

臣之狀曲盡矣而語特蘊含媾作婚媾解重昏曰媾又陰

陽交媾和合之意故凡情意相洽者為歡媾史記發重使

為媾是也此詩借言歡欲之情小人但計身家安知國計
民生凡情欲稍有不遂即戚戚然故媾當作歡欲解不必
泥字書所無孔疏援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以毛傳云共公故也
朱子疑其強合左傳鄭漁仲謂毛公時左氏猶未出經無
明文正不必泥定共公而言

細擬君子之德容經濟而終之以胡不萬年蓋歎不然者之必速弊也非實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興也鳴鳩結鞠也一名布穀餉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其性平均故鄉子曰鳴鳩氏司空也如結如物固結而不散見鳴鳩養子平均而思淑人君子之儀一又推原其儀一本於心結蓋誠敬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故不一者皆一也

君子之德者安能為此言曹固未嘗無以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
興也帶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弁皮弁騏馬青黑色弁色如之一作綦鳩在桑而子在梅以有定而馭無定之意興君子帶弁從容鎮靜以御羣下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興也棘惡木忒差也子在棘而鳩仍在桑以平易馭艱難之意因思君子其儀不忒而四國自正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古音甯○興也榛木叢生鳩在桑而子散處有國人之象因思君子一人正萬人國人皆正君子之德普矣一國同親一人胡不久安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

詩人思聖君而歎今之不然

附解序刺不壹也蓋亦陳古刺今之意朱子以為詩無刺意

泛謂美君子然曹自振鐸以下無足當此者而正四國之言又不止為諸侯咏傳說直謂為美曹叔然詩乃序於蟬

折衷

曰曹叔太妣之少子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觀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思聖王焉其說允當敬從之夫思古即所以傷今也且其語皆想像之詞而終之曰胡不萬年言有如是之德何不享如是之壽而今之不然意在言下矣人知下泉為思周京而不知此章乃周京之道之實夫子以先下泉有以夫

周之時天
字仁義方伯
宜化今皆不
然故寤歎無
已也未章指
斥當時尤為

泐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音疆。此也。泐寒也。下泉泉下流者

叢生曰苞稂童梁莠屬實如黍一名狼尾草狗尾草水浸則病愾歎息之聲周京周之西京王命不行大國侵害小國如下泉之浸苞稂不安其生詩人愾歎而思周京之盛也泐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

念彼周京

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

京之周言不同也泐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於東遷之周也泐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著筮草似蕭青色科生著靈草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比小國雖賢不得免也京高北師眾也高北而眾居之昔公劉營京以居民後因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以為王都之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詩經互解卷二

三

念周
京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周衰大國侵陵小國日削王綱解而方伯無人賢者傷之而作

附解序下泉思治是也而毛氏申之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朱子以爲不然泛作思古極得然考共公時晉侯初霸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欲殺之又賴賄以免似浸苞稂之實證而思邠伯以刺晉文頗不謬矣但詩言浸則非一朝一日又言苞稂苞蕭苞著則非一國是必春秋之時賢者觀吞并之風而作不可以晉文一人事當之夫子以終變風非特爲曹慨而爲天下慨也若以爲美晉文云傷

天下之無霸其舛已甚至陳氏謂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聖人於變風之篇末繫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則至爲允當程子引剝卦碩果之義意亦同然治亂之故多起於人心人心正而後風俗淳誠意正心之學不傳雖禮法至詳久亦必弊故孔孟教人求仁養氣存心養性所以冀天下之長治久安而卽有衰亂聖賢之臣存焉撥正易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周衰王政不行道湮俗敝變風斯作然其變也不自

言系必角卷二
知其變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或直敘其情事而是非
自陳或賢者之憂傷而興衰悉具聖人錄之使人知變
故所由生而早慎其始列國之風不盡於此而此已得
其大至故止於此矣若其繫匪風下泉於終九顯然見
救變之意故詩雖變而自子刪存之則皆正矣若如舊
說半屬淫亂之詞而繁而不殺聖人奚取焉學者當以
夫子之意說詩而不必拘泥先儒之說可也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雍州之北今邠州三水縣后稷
棄始居於邠夏衰太康廢農官棄子不窋

竄居戎狄之閒歷數傳而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立國
於幽太王徙居岐陽王季文王繼之而武王遂為天子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述當日民間歌咏公劉之詩
以明王業所出謂之幽風後遂以及民間祈賽等皆用
之本止七月一篇夫子以周公事附後明周公之德與
猶周公也七月之詩本風也而鴟鴞東山皆周公作明
主幼國危非周公正之則風變矣故風之變皆君臣失

其道而變垂
戒為至深焉

七月流火古音喜九月授衣上聲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音厲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音試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反田峻至喜賦也七月夏之七月後凡言月者放

中至七月則流而西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候也
一之日一陽之月二之日二陽之月變月言日前人謂陽生
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是也後凡言日者放此麇發風寒
栗烈氣寒褐毛布歲夏正之歲二之日為歲終也于往也耜
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饁餉之也田峻勸農之官周公述公
劉之教以衣食為先故言大寒在一二之日而七月已為之
謀收穫在建西之月而三四之日已為之
計見王政之豫民心之勤為全詩總挈也

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古音岡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詩經五經卷二

辰

公劉創為民
開一切制度
而又有仁恩
以結之是以
民樂於耕桑
稼圃之事優
游咏歌忠愛
其上瑣細寫
來讀之覺太
和氣象宛然
在目宜乎周
公採以為法
而合朝野上
下皆弦歌之
也後世若儲
韋田家詩亦

殊樸雅而無此氣象其神采亦遜然後知至治之時民氣和樂草野咏歌皆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至商正建丑而此詩仍用夏正可知三代民事皆從夏時特朝正告朔則子丑寅稍異宜愚於春秋恆解詳之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倉庚

黃鸝鶯深而美遵循也微行小徑柔桑穉桑遲遲日舒暄意

言流火授衣言蠶事之所由起而幽民心之所豫計也因言

當春日始和倉庚初鳴之候女則執懿筐以求柔桑且非特

一人一家為然也當春日遲遲采繁以養新蠶者甚多而採

桑與繁之女感時傷悲此日與公女同蠶而私心竊憂或將

同歸以遠其父母為悲也蓋其時上下以勤儉相師七月流

而女子以忠孝為志風俗之淳性情之正俱可觀矣

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曲薄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而取其葉斨斧屬斧斨斨

斨方盞遠揚遠枝揚起者取葉存條曰猗謂束縛而采之女

桑小桑鵙伯勞也一曰伯趙似鵙而大喙黑鳴能制蛇夏至

應陰而鳴冬至止故少皞氏以為司至之官鵙以五月始

鳴而言七月三陰之後聞之知寒氣將至也績緝麻也元黑

而有赤朱赤色陽明也又承上章而言蠶事不始於春當七

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即蓄萑葦以為曲薄至次

春蠶月乃肆為採桑以曲薄早具取而用之至便也蠶事既

備又於鳴鵙之候麻熟之時績以為布而由是以蠶績所成

染色以供公子之裳蓋勤勞而不自愛以奉其上上之所以

惠下者亦可想矣以上二章四月秀夔五月鳴蜩八月其穫

專言蠶績申首章授衣之意

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

纘武功言私其獫獻狝于公

隕葉落日穉于貉周禮有司裘貉貉乃將獵而祭之名同竭

獲則必先公後私蓋教民忠
愛之義而不徒遂其材勇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七月在野神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戶音

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斯

也一名蝮蠃即一種大青蚱蟬股長而鳴甚響動股股成而

奮迅之也莎雞蟲名頭小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

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其聲如紡絲之

聲故一名梭雞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故一名絡緯俗曰

絡絲娘蟋蟀促織也一名蜻蛉一名吟螿以夏生秋初得寒

始鳴好吟於土石磚甃之下尤好鬪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

故曰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在野在宇在戶

入牀下將寒有漸是物隨之而入也故以其率萬物以出入

名曰蟋蟀穹空穴室塞也向北牖墜塗也改歲歲終將更始

也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氣也七月暑平故在野八月

露寒故在宇九月霜降故在戶十月雨雪故入牀下物性通

於天道也聖人觀物宜民農功畢而入息幽民習知之故修

理其在邑之室而語其婦子以將改歲可入室處也以上
二章因授衣而推言以終首章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之義六

月食鬱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古音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上聲七月食瓜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

樗食我農夫賦也鬱唐棣之類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

同時熟葵菜名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菽豆也剝擊也穫

晚稻皆收穫稻以釀酒春酒凍醪也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

眉壽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茶苦菜樗惡木也又承上文而

言衣裘具宮室安矣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

酒嘉蔬以佐梁肉所以養老瓜壺苴茶以佐蔬食所以食壯

業勤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畔采苴茶於原野計周而

窮安分其養也即所以為教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古音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古音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詩經五經卷二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場圃同地春則耕治以爲

圃秋則堅築以爲場也穀連稟稭日禾秀實在野曰稼先種

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再言禾者舉以該諸禾也同聚也

入爲上出爲下入居邑廬宮功宮府之役于茅往取茅綯絞

也絞茅爲索乘升也屋謂在田之廬與墻戶在邑者別播種

也此章總言農事之終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言禾稼既納

可以稍休而不敢安也又當入都邑而執宮功宮功既畢可

少休矣而又不能不儲明年覆

屋播種之務其急公遠慮如此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

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芻酒斯

饗古平聲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賦也沖沖

凌陰藏冰之室蚤初旬也韭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

之神而啟冰於是先薦寢廟肅嚴也滌埽也毛傳兩樽曰芻

眾也饗鄉飲也躋升稱舉兕觥大爵也疆竟也此章陳其急

公奉上之樂所謂君以民爲心民亦以君爲樂而上下相孚

無已爲全詩結束也言藏冰一事乃君上調變陰陽之務而

喪祭賓客無不賴之故民也二之日三日鑿冰而藏之不敢

或怠爲其至四之日即當獻羔祭韭取以薦也至於歲晚務

間則早完農功行鄉飲之禮而躋公堂以稱觥祝其遐壽變

理之道行於日用而孝弟之禮達於里黨忠愛之忱仁壽之

福上與下無閒然此所以爲全詩之亂也以上三章言農圃

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半之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此公劉之民敘事歌頌之詩而周

以迎寒暑順天時授民事養教之法禮樂之模悉寓於此矣

附解聖人治世之道不外富教二字而因時制宜適得乎中

非易言也此詩以衣食爲本農桑爲經而婚姻祭祀田獵

宮室場圃之事無不畢具當其初不過公劉以治幽而其

後則文武周公以治天下雖麟官禮悉本於斯蓋萬古不易之王道也而曰豳風者公劉之民歌咏其事言皆徵實太王王季文武循之以興周公恐成王未知故陳於王且定制民間習其事頌其詩夫子所以斷爲豳風也正不必兼后稷后稷始教稼未必規制卽詳密如斯至篤公劉繫於雅而此不然者彼專言公劉締造之勤而此則詳豳民風俗之事故應爲風不獨其文體有風雅之異也序云周公遭變而作牽連下數章而爲此說夫子明明云豳風是此章爲豳詩無疑矣因詩爲周公所陳而武王末受命成

王年冲卽有流言武庚之變非公善爲安定民風必變故附其詩於此章之末以見治亂無常惟有德可以正之可以繼豳風者惟公也先儒乃以豳風爲變風不亦誤乎若夫周禮籥章敝豳詩則令民服習先公之教毋忘其初之意至豳雅豳頌之云者此詩本風也而可以歌於朝可以歌於廟與凡風詩不同故亦稱雅頌而鄭氏三分此詩以當之然半分其詩不成節奏朱子嘗疑之王安石則謂豳詩雅頌今其詞亡朱子亦不以爲然以楚茨大田甫田爲豳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爲豳頌然以雅頌之詩而被以

幽其說亦為難通鳥知幽雅幽頌即此詩乎此詩之外別無雅頌之幽亦非以此章三分而為雅頌蓋風者邦國之風雅者廟廊之言頌者廟祭之樂此章則雖風詩而周公制作導揚先烈重農桑之原詳養教之意其義通於雅頌故播諸樂章而凡上下皆可用之故其事掌於籥章籥章之官專主籥器及歛籥之聲章則幽雅幽頌蓋以雅頌之音節合之耳以其為幽之風俗則曰風以其為國家正始之道則曰雅以其頌揚祖德則曰頌又何待別生枝節多為之說耶

首章託為文王之言次章以下乃為周公之言痛念文王育子之勞咎己不能先事綢繆其詞悲切纏綿未許草草讀過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此也為鳥言以告王也鴉鴉惡鳥鴉類攫鳥子而食之喻武庚子喻管蔡也室鳥自名其巢喻王室恩愛勤勞鸞養閔憂也周公為鳥言以呼鴉鴉言既取我子矣毋毀我之室我昔恩勤鸞子備極憂勞蓋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而痛三叔之見取以傷天倫有變己無道以善全也夫子為文考之子室亦文考之室我子我室若為文考之詞以深自咎責且動成王以追念先王毋以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討亂為喜也

或敢侮予音與○比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以自咎責言使我先事而綢繆何至有侮予之憂蓋深咎己之不能先事預防至武庚不終三叔不咸也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音姑○比也拮据以爪搨草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租聚也卒盡瘁病也室家巢也兄弟子孫相仁愛為室家之正亦為鳥言申明首章恩

勤鷲子之意言當日之成此巢也辛苦備嘗曰予未有室家
以比武考當日積德行仁欲其子孫之仰體而無相害非謂
其謀王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業也

曉曉 比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急也此乃歎
如此而今日之禍亂而冀王惕厲以保將來承上言昔之勤勞
羽翼也予尾則已脩脩喻殷民罹害如尾敝也予室則已翹
翹喻王室幾危也所以然者巢本自乏綢繆而風雨又漂搖
之喻已本無先事之明而武庚又挾三叔以爲亂也予維音
曉曉言已所以深悲而哀訴願王之毋以旣平武庚爲幸而
當以兄弟翦傷爲悲武王封殷之德不終爲威蓋動以先王
惕其憂患所以爲聖
人至忠至仁之心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武王克商封武庚以存殷祀三叔輔
亂追傷自咎而作此詩竝
之感悟成王使憂懼也

附解此詩先儒紛紛註解均非詩意致當日情事不明竝周
公之心亦晦序曰周公救亂猶無大失也毛氏申之引書
而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蓋未明書詞
似周公辨謗者然於是鄭康成謂恐成王不知三叔流言
之意多罪其屬黨而孔疏衍之通篇取譬意皆迂晦宋儒
多從毛鄭歐陽公力辨避居東都之說甚是而朱子亦從
鄭說至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三年則又衍鄭
氏而更誤其他論說尙煩茲難殫述然大抵皆謂周公因
流言之故恐成王疑之而作此詩以貽王也故其解此章

詩皆公自敘之詞亦大非聖人本意矣今正明之夫武王之封武庚也豈爲是虛文虛意哉紂爲不道天下諸侯叛之孟津之會不期而集者八百豈武王要結之哉彼其苦紂之虐耳周之仁同時畔紂若山東豪傑之反秦先入關者王使武王不出而統一諸侯諸侯亦必殺紂而斬殷祀然成湯之道遂將埽地而血食亦復無存天下諸侯九必有乘亂侵奪東西爭帝者元元塗炭伊於胡底故武王不得已而應之諸侯素懷周德服其命令紂聞諸侯畔己倉卒自焚非武王逼之也使紂王不自焚武王除君側之惡

修成湯之政安慰天下諸侯各歸封域已留輔王室庶幾君之一悟如其不然如伊尹放桐更立賢君亦可不幸紂已自戕微子早遜箕子佯狂武庚又不堪爲君共主無人若不順天下而王殷後難存生民難安故遂爲天下主修成湯之政使天下仍戴湯德於無旣故曰反商政政由舊此時微箕二賢未出武庚紂之亂也封之舊都使仍如世守因其不德故命三叔輔之記曰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蓋古之制非恐其爲亂監制之也如恐其爲亂何不勿封卽封亦何必於故都三叔不知武王

言經心解卷二
至公至仁之心既不能教化又從而煽誘之武庚遂畔當時成王尚幼公受武王命輔翼義不當避嫌而墜先緒故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言不執法討亂避小嫌而毀國家則無以對先王之靈於是以王命東征至於三年然後平之故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言三年以其餘月統言也以公之聖何以至於三年蓋周家世處岐西太王王季文武僅治其國非能號令天下六州歸化亦聞風感慕率德改行心向往之非竟歸屬之也紂王無道海內受其殘毒而王畿之內習染淫酗尤深故

康叔之封武王再三申告而武庚以不肖之才仍舊都之封心懷不忿民間未能深知周德三叔以周公獨秉政權欲撓敗之故誘武庚作亂公不遽加以兵威而先宣以德意是以遲遲三年三年者計公徂東至歸來時耳非武庚公然拒敵公暫不能勝破斧缺斨言其時之久非謂其戰之疲也想武庚不久破滅公特因殷民頑固畱宣德政故其歸也民戀戀之此詩乃公平亂之後公恐成王以勘亂爲喜不知返躬自責故作此詩書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公當流言之後隱其詞於鳥言使王自

言經傳卷之二
悟先王締造之難發今日憂勤之意而王未能深知詩意也故曰王亦未敢誚公誚譏議言雖不知詩意亦未敢以公為非非謂王猶疑之也特未遂迎公入國耳書言如此毛氏增王猶未知周公之志也一句遂使此詩之旨不明似公斤斤於自辨者且詩曰既取我子子固指管蔡矣我屬公自言理何通哉而居東與東征異書何嘗有是豈知周公之心深咎己之不德悔不先事綢繆既使武庚不終又致三叔不咸故不勝其情之悽惻而託為鳥言若先王冥冥責備者反復沈潛意味無極煞見聖人至情至性一

團天理若如舊說何以為周公耶朱子門人謂此詩幽奧難解蓋亦疑其師說學者先博觀諸儒之說再細繹愚言必有恍然者蓋就經文自然語氣釋之非故反前人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神與反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音戶○賦也三監在周之東軍行必依山為固故言東山惓惓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

士事也行枚軍行銜以止語者如箸東歸西悲言自東而歸西思久役轉生悲悼所謂痛定思痛也蝟蝟動貌桑蟲如蠶烝烝眾也敦堆也眾軍聚處貌而曰獨宿者謂無家室也周公為歸士之言曰我往東山亦既久矣當我來自東之時值零雨濛濛備嘗辛苦今自東而歸欲還家門轉生悲悼因而整理衣裳念自今以往不事行枚之者矣彼蝟蝟者蠋眾聚

大王以下至文王雖仁被六州而國於西陲紂之民知其仁未親觀其禮教也及武王滅商禮樂未備而武王即世且武王之封武庚也仍於朝歌使仍修其

禮物以存成
湯之舊殷民
固猶未見周
之禮樂也况
爾時禮樂尚
未明備應未
頒行天下三
叔流言誣周
公不利孺子
般民所以惑
也故周公東
征不恃兵力
服之而從容
經理至於三
年此亦如苗
民逆命敷以
文德蓋欲民
之知周之德

及公之志自
然不與三叔
為黨也不然
以國家全盛
之時宏之明
德與朝食
公之公遲至
與下章公
仁民與民
之戴公上下
同情何等淡
洽而先儒不
察至留千載
疑案可慨也

於桑野可謂得其所以歸士亦敦然各
獨宿於車下安靜無譁不事戰陣之勞矣
我徂東山惓惓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

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賦也章首

言之所以深著往來之苦也果贏枯樓也施蔓延果贏野生

而施於宇室久無人故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多足

色如蚓背有橫紋起大者長三四分多在鼠坎中鼠背負

之故一名鼠負蠨蛸小蜘蛛也俗名喜子戶無人出入則結

網當之町疇室傍隙也無人故鹿以為場熠燿螢火也院落

無人則終夜羣飛可畏謂荒蕪幽陰可懷謂此境常縈寤寐

此承上章獨宿車下而懸想家室之詞蓋軍士在外神遊於

其家而有如目覩聖人擬其情狀而有如身受所以為類情

通德之仁也非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周公其孰能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古音九十其儀音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賦也倉庚飛婚也黃白日皇駁白曰駁縢婦

人之悅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纓也筐篚之儀或九或十言

多也新新婚謂初嫁時舊謂新歸之舊夫婦此章代其夫婦

慶聚之詞言我自徂東山室家久別今之歸也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春光明媚久客歸來煬然歡聚因憶昔日之子于歸

詩經

卷之二

二

折衷

皇駁其馬母戒諄倦祝以偕老禮儀之豐情誼之隆彼時新婚誠孔嘉矣今之久而別歸聚雖屬舊夫婦也而經從軍之苦念別離之况一旦歡會較之新昏樂何如也蓋別久團聚無異新昏所以深體其聚首之情而慰其勤勞之隱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周公東征而歸作此以勞歸士。曲體其室家之懷而深明其忠勤之志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聖人之所以能盡人情而固民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隋登曰斧方登曰斨。樵蘇之用借以明征伐不道若言周公東征破斧缺斨非不得已也。所以除不正而匡四國然公不自安也。以我輩蒙犯艱險撫懷殷勤無所不至其哀我人斯豈不甚大也哉。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阿。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

般民初未見公及公之禮教既見而知公之哀其染於淫醜也故其詞之悅服如此

我人斯亦孔之嘉賦也。錡釜屬下有足蓋軍行以炊之物吡以化四國之疑嘉禮也不惟待之有恩而且有禮。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

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錡鑿屬或曰今之獨頭斧。適聚而固之殷不平則民心散。休息也。言從軍似苦而時嘗安息蓋公有以逸之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從征之士作此以美周公。蓋公不為一己私計而以安天下為心。又有以曲體乎士卒之勤故人諒其志而感其恩樂其正四國如此。

附解朱子曰管蔡流言謗公使公有一毫自私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從役之士豈能不怨哉今觀此詩可見公之心大公至正雖披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公心為心范氏曰象

殷民囚公而
知周之德乃
待歸周以樂
太平是公不

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啟商以叛而周公誅之迹
雖不同其道則一蓋象禍及於舜而已管蔡流言將危周
公以閒王室得罪天下故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
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二說皆得聖人之心蓋民無
不樂居太平也以周之仁代商而王四國安有不欣然者
武庚作亂四國及民心不免皇皇及公平之而後喜可知
於此見公之不得已而盛德有以入民心者深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
能也媒通二姓之
言者蓋勘亂以武定亂以禮惟周公兩全之故以伐柯之用
斧比東征之用斧斨而以取妻之用媒比周公之以禮和合

唐媒也見公
之禮而得公
之則尤深悅
服於其則不
遠也

殷眾想殷民初為三叔武庚所惑故周公留鎮三年公以殷
民未喻朝廷之意以禮感動而招徠之不徒恃威相劫故殷
遺有以明公之志而倒戈從王武庚三叔遂至破滅為伐柯
其宣示朝廷之恩德和合已叛之人心故取喻於媒也

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邊豆有踐
比而賦也則法也我東
人自謂之子謂周公邁
竹豆豆木豆禮器也踐行列整齊之貌東人歸服之後既喜
於維新而言伐柯以為柯其則不遠即所執之柯而是我初
惑於流言誤從三叔今觀之子見其禮樂雍容凡從公者無
不有文有本是即我之則也而有不及時更新服公之教安
公之德哉蓋公以禮示而民即歸心于羽舞而
有苗格邊豆踐而殷頑歸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周公以禮靖亂東
人喜於從公而作

附解序美周公也說原不謬而毛氏一之曰大夫刺朝廷之
不知遂使箋疏妄說諸儒附會朱子始亦從序既改為東

言糸心角免二
人喜得見公而言則亦幾得之矣而比意欠明今從

折衷而更疏通其文義如此

九罭之魚鱗鮐我覩之子衮衣繡裳

比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鱗似鱗而鱗細眼赤鮐

愛之而欲留之文知其不可久留也悅服之至矣若非此前後數章詩後人以將疑周公以力服人乎

編也皆常魚也殷民之賢者自言平日求賢如網魚之子謂周公衮衣裳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繪於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周公平殷亂留撫殷民殷之賢者喜而曰九罭所得之魚至美不過鱗鮐而已喻平日所見不過如此今觀之子則衮衣繡裳威儀莊肅非復他比蓋三叔武庚為亂不遵周公禮法殷人始亦未知今見周公乃欣歎其儀度之盛而服其德隅如此夫光武中興民曰不圖今日復覩漢官威儀裴度入蔡李愬郊迎使知朝廷體統之尊况以公之德與威容乎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比也遵循也渚小洲歸謂其來東再宿曰信又言鴻本高飛暫時遵渚公本冢宰暫時來

東當優禮之但惜此地微小亦如渚然無可鴻飛遵陸公歸

不復於女信宿

比也高平曰陸歸謂歸王朝又言鴻飛遵陸則將高飛公歸王朝亦不復來今於女信宿

不久之綢繆九當思所以厚公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

悲兮

賦也是謂殷地是以有言不易有也言惟公因撫我之故暫留於此我東國乃有衮衣兮王其不來迎公無以

我公歸兮則無使我心悲矣夫以暫時之留而愛戀如此信乎聖德之入人深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周公平武庚亂暫留安輯殷民民樂其德

其賢者九愛之故咏之如此

附解序美周公也亦無大謬毛氏以為周大夫刺朝廷不知

箋傳孔疏義皆牽強朱子改為東人喜得見公乃得經旨

發之
之文
可及
非此
章詩
將疑
力服

言經心角卷二
而以九罭鴻飛爲興了無意義令詩人之心不明今以本
交神理詰之然後見公之德入人者深而詩詞之纏繇有
由來也起訖皆重言衮衣蓋紂王蕩棄湯之典型禮樂衣
冠存者如綫商民未見公時爲武庚所煽動及見公而觀
其禮樂衣冠欣然肅然故以取魚興起言己平日網羅賢
俊欲存先王之舊然所得者皆緒餘如以九罭網魚所得
不過尋常今見之子衮衣繡裳乃先王之舊安得不鄭重
而敬愛之是以謀其處宿欲久留之旣而知其不可久留
則曰自公之來是地乃有此衮衣兮毋以公歸而使我悲

今夫聖人之德蘊於中者難知而著於外者易見公之盛
德感人其一見而卽心悅誠服者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也而愛敬之心流連於衣冠言動間故其言如此而爲此
詩者亦必賢者也魯見公而喜亦爲殷民有公而喜欲久
留之又言己求賢士如網魚則其平日關心世教可知或
曰子以公爲留撫殷民毋乃臆乎曰武王克商所以救民
且其甫下車而卽封武庚至公至仁之心殷民固已諒之
及武王崩成王幼三叔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殷民惑
之恐公果有二志不復體文武之心也及公東征禁之以

武和之以禮民遂豁然故武庚卒滅當成王甫立公之制
作禮樂蓋猶有未周及於天下而三叔武庚謀亂其不遵
公禮樂可知公平亂而安輯民人然後歸朝請於成王析
殷地而別封國君求微子以繼殷後此書籍之事可考而
知者惟殷人喜於見公樂其禮而懷其德是以願留之衷
至於以公歸為心悲古人記載簡質往往有可得諸文字
外者况公東征本末至詳者乎

殷民始以三叔為是既則斥以為狼而美公德音人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比也狼牡獾牝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獸之有才智者喻管蔡也跋躡也寔踏也孫讓碩大膚功也赤烏朱履几几安重貌狼奸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則

之公好如

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武庚相挾以為助亂也公以鎮靜處之遜其大功而不居危疑已甚仍從容如常也以赤烏為言者人心有感受容易動故觀此而寵辱不驚可知
德音不瑕古音胡○比也德音令聞瑕疵也言狼既寔尾以跋扈之心乃流言圓起而公之令聞卒未嘗少損蓋盛德之至天下皆信之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周公居東安民之時正危疑之候公處變如常詩人知公之忠且美其不改常度故詠之如此而子敘於篇末以見如公之德則天下無不可正之事所以示救變風之道也

附解此詩諸儒之說皆同惟毛傳謂狼跋胡寔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以狼比周公於義欠安且既跋前寔後是有難事矣又曰赤烏几几文義不貫故從我

朝

折衷之說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舊說以幽齊於十四國

子以為君臣相諄其能正乎其說大謬夫風之變也上之教化衰也夫子冠二南以見周之所由興敘鄒鄒以下十二國見周之所由弱列邦之風氣不同而其思治惡亂則一也故夫子多採其傷今思古之詩以明無不可興於治特無人以治之耳因於曹檜之末列匪風下泉以見久亂則思治愈急而以幽風承之焉夫幽之風幾危治道幾墮公陳七月以戒成王而犯危疑以靖大難文武之德所以成而周公之仁政所以既於無疆故又以周公之事附焉是則聖人敘列國之詩非第存其變而已自將以周公之治治之而不果施行則惟於篇什寄其意耳若所謂君臣相諄則毛氏成王猶未知周

公之志一句誤之書曰王亦未敢誦公則成王未嘗疑公也特未即親迎耳使王疑公公尚安能以四國之士東征哉東征三年奉王命乎不奉王命乎奉之則王固不疑不奉則王方疑而公擅專與翬帥師何異焉然則以成王誦公已不可矣而况云公誦成王乎至謂終以幽風言變之可正惟公能正之則義之允當者學者當明乎聖人之心則說之誤者不難決矣是豈可不於窮理盡性加意哉

詩經恆解卷之二終

詩經恆解卷之二

七

